

精校評注

古文觀止

校勘者 王文瀾

下冊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6 7091B

歷敘情事，俱從天眞寫出，每一字虛言，駕飾晉武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養膳，至性之言，自爾悲惻動人。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 卷七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亡，督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乃上此疏。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險釁，艱難禍罪也。

夙，早也，閔，憂也。○二句總下。生孩六月，慈父見背，父死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舅，嫁其母，不得守節。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一段，所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既無叔伯，終鮮上聲兄弟，門衰祚薄，門戶衰微，福祚淺薄。

晚有兒息，兒息得之甚晚。外無上聲羣功強，羣，衆也。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羣，羣也，甲，問也，唯形與影，自相弔問也。而劉夙嬰疾病，嬰，加也。常在牀蓐，蓐，褥也。臣侍湯藥，未嘗廢離，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逮奉聖朝，晉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

陳情表

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陳情表

一

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去聲無主，無人主供養之事。辭不赴命；

一次陳情在前。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尋俄也；拜官曰除，洗馬，太子屬

官。猥委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猥頓也；東宮，太子宮也；隕，落也。臣具

以表聞，辭不就職；兩次陳情在前。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

州司臨門，急於星火。切峻，急切而嚴峻也；逋，緩也；慢，倨也。○連用察臣、舉臣、拜臣、除臣、責臣、催臣，文法錯

落。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州縣不從。臣

之進退，實爲狼狽。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若相離，則兩

物進退不得。○寫出進退兩難之狀，以示不得不再具表陳情之意。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矜憐養育。況臣孤苦，特

爲尤甚！臣少事僞朝，僞朝，謂漢蜀也，對晉而稱，不得不爾。歷職郎署，官至尙書郎。本圖宦

達，不矜名節。言我本謀爲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密以蜀臣而堅辭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故作

此語。今臣亡國賤俘，辛○軍所虜獲曰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

冀盤桓不進貌；希冀，謂希望立名節也。○此段言己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文之意。但以劉日薄西山，

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薄，迫也。日薄西山，喻劉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危，易落，淺，易拔，慮，謀

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

人，更平聲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為命，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

廢養而遠離祖母。○此段寫盡慈孝，使人讀之欲涕。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

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

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數語尤婉曲動人。○又連用況臣，且臣，今臣，是臣，文法更圓

轉。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

鑒。二州謂益州、益州。牧伯謂榮、遠，言非但彼等知我辛苦，即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

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顯曰：

「晉死，嫁之。」及困，又曰：「必以殉。」顯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顯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踐為顯所獲，

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升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陳情表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永和晉穆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

亭，

時當三月初，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魏滂及凝之、渙之、元之、獻之等，以上巳日會于蘭亭。會稽今紹興府山陰縣名。○總敘一筆。

修禊事也。

禊，祓除不祥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去宿垢，謂之禊。○此句乃點出所

以會之故。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敘人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

激湍，映帶左右。

修，長也；湍，波流濺洄之貌。○敘地。引以為流觴曲水，因曲水以泛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折一句，跌入賦詩。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

情。敘事。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敘日。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魚信可樂也。敘樂。○敘會事至此已畢，下乃發胸中之

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

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只為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一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痛，但逸少曠達人，故雖蒼涼感歎之中，自有無窮逸趣。

內一種人是倦于涉獵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曠達不拘者。雖取舍

萬殊，靜躁不同。

此兩種人，或取，或舍，或靜，或躁。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

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總是一樣得意。

及其所之既倦，之往也。情隨事遷，感慨係

之矣！

卻又一樣興盡。○此只就一時一事論。

向之所欣，俛

同俯

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

能不以之興懷。

俛仰之頃，爲時甚近，而向之所樂者，已成往事，猶尙感慨係之。○申足上文，卽逼入死生正

意，筆頭何等靈快。

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人命長短，總歸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豈不痛哉！

莊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至此方入作序正旨。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皆興感于死生之際，未嘗不臨文嗟悼，

不能喻之於懷。

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文，而爲之嗟悼，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

固知一死生爲

虛誕，齊彭殤爲妄作。

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莫辭乎殤

子，而彭祖爲夭，此齊彭殤之說也。言人莫不興感于死生壽夭，固知是兩說，爲虛誕妄作。

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悲夫。

此言譬見吾已杳無踪影，猶如今日之古人，杳無踪影也。能不悲乎？○一齊收捲，眼疾手快。

故列敘時人，敘在會之人。錄其所述，錄所賦之詩。○二句應前羣賢少長賦詩等事。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此言古今同一興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此言後

人亦重死生，覽我斯文，亦當同我之感。○覽字，應前每覽之覽字；文字，應前臨文之文字。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淵明爲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

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曰：歸去來，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田園將蕪，無

胡不歸？蕪，謂草也，胡，猶何也。○自斷之詞。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心在求祿，則

不能自主，反爲形體所役，此我自爲之。何所惆悵而獨爲悲乎？○自責之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

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前此求祿之事，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

如人行迷路，猶尙未遠，可以早回。方知今日辭官之是，而昨日求祿之非也。○自悔之詞。○一起已寫盡歸去來之旨，

下乃從歸至家，逐段細寫之。舟搖搖以輕颺，揚風飄飄而吹衣；舟歸。問征夫以前路，

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足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于道者不能。

恨晨光之熹微，熹微，光未明也；問前途之遠近，而恨晨光之未明，無由見路也。○一段離彼。乃瞻衡

宇，載欣載奔。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奔，喜至家而速奔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種、小也。○一段到此。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蔣詒幽居開三徑，潛亦慕

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一段有松有菊，有幼入室，有酒盈樽，所需裕如。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

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柯，樹枝也。○一段室中之樂。園日涉以成

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田園之中，日日遊涉，自成佳趣；

流憩，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一段園中之樂。雲無心以出岫，就鳥倦飛而知還；景翳

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山有穴曰岫。翳，漸陰也；盤桓，不進也。○一段園中暮景。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煙，指當

路貴人；駕言，用詩駕言出遊句。○一段與世永絕，再言歸去來者，既歸矣又不絕交遊，即不如不歸之愈也。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親戚，指鄉里故人；

有事，謂耕作也；疇，田也。○一段插入田事。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歸去來辭

而經邱。巾車、有幕之車；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行船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一段遊行所歷。木

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欣欣、乃春意；涓、小流貌；行休、謂昔行而今休也。○一段觸物興感。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

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寓、寄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如有求而不得之意。

○一段收盡歸去來一篇之旨。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仙都也。○二句言不欲為官，亦不能

為仙，唯能如下文所云，得日過日，快然自足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

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東皋、營田之所，春事起東

故云東也。皋、田也；聊、且也；乘、陰陽之化，以同歸于盡。樂、天知命，夫復何疑！○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桃源人要自與
塵俗相去萬里

晉太原中，太原孝武帝年號。武陵人，捕魚為業。武陵前湖廣常德府，旁有桃源縣。緣溪

行，忘路之遠近。便奇。忽逢桃花林，妙在以無意得之。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

不必問其為仙
為隱，靖節當晉

衰亂時，超然有高舉之志，故作詔以寓志，亦歸去來辭之意也。

草鮮美，落英繽紛。

品平聲。繽紛，雜亂貌。

○寫出異境。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漁人亦不凡。林盡水源，便得一山。

此亦是無意中得之。

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

善于點

景。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

俗人至此便反矣。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別

有一天。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酌悉如外人。篵山人物，黃髮垂髻，竝怡然自

樂。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髻，小兒垂髮。○純然古風。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

平聲

還家，設酒殺雞作食。

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

妙在漁人全無驚怪。

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

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到此來由。

問今是何世，乃不

知有漢，無論魏晉。

真是目空今古。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

歎惋者，悲外人屢

遭世亂也。○敘兩邊問答，簡括。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避世人多

情如此。

此中人語，

去聲。

云：「不足爲外人道也！」

叮嚀一句，逸韻悠然。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漁人亦大有心人。及郡下，詣太守，說

如此。詣，至也。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太守欲問津而不得。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尋，俄也。○高士欲問

津而不果。後遂無問津者。悠然而住。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以地傳。亦不詳其姓字。不以名傳。宅邊有五柳樹，

因以爲號焉。取號大奇。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一似無所嗜好者，卻又好書嗜酒。好讀書，

不求甚解；是爲善于讀書者。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蓋別有會心處。性嗜酒，家貧不

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是爲深得酒趣

者。既醉而退，曾不吝吝情去留。適得本來面目。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領得真樂處。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

淵明以彭澤令
辭歸後劉裕移
晉祚恥不復仕
號五柳先生此
傳乃自述其生
平之行也瀟灑
澹逸一片神行
之文

此自終超然世外。

贊曰：「黔婁古高士。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為若人之儔而言。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想見太古風味。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鍾山，卽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

假山靈作檄，設想已奇，而篇中無語不新，有字必簡，層層敲入，愈入愈精，真覺泉石蒙羞，林壑增穢，讀之令人賞心留盼，不能已也。

言其神也；驛，傳也；勒，刻也；謂山之英靈，馳驅煙霧，刻移文于山庭也。○起便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蕭子顯齊書云：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彦倫隱于此。後應詔，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生乃借山靈

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志超塵俗。度

鐸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度，比也；干，觸也。○行極清高。吾方知之矣。

此等隱者，吾正

知爲必不可得矣。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

北山移文

亭亭高聳貌，皎皎潔白貌，芥草也，盼，顧也，屣，草履，言視千金萬乘，如草芥脫屣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

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值薪歌於延瀨，賴蘇門先生游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

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遂為歌二章而去。固亦有焉。此等隱者，

世亦有之。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參差不一也；反覆，

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素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士無一定

之志，不能免二人之悲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乍暫也；迴，避也；暫，避跡山林，而心猶染

于俗也。黷，垢也。何其謬哉！謬，誑也。此等隱者，何其欺誑人世，一至此哉。○此已上皆泛論夫隱者，有此三等，尚

未說到周顒。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尚生，尚子平也；仲氏，仲長統

也。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仲長統性倨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言

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承上起下，自覺感慨情深。世有周子，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入題。

儁俗之士，儁俗，俗中之儁士也。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玄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質少。然而學

遁東魯習隱南郭

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違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言顯無本性，但

學習此二人之隱遁也。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吹，借用吹竽之吹。齊宣王好竽，必三百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吹三百人之中，以吹竽食祿。齊王薨，後王曰：「寡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濫，僭也。巾，隱者之服。

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僭服幅巾。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

於好爵。皋，澤也。纓，繫也。好爵，謂人爵也。○以上總寫，以下分作兩截寫。其始至也，顯始至北山時。將欲

排巢父，甫拉蠟許由，傲百氏，蔑王侯。排，推也。拉，折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百家諸子

也。風情張去聲。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張，大也；橫，蓋也；幽

人王孫，隱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歎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顯汎

汎百家，長于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佛經也。覈，考也。玄玄，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務

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務光，夏時人，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而逃。涓子，齊人也，好餌水，隱于容山

○以上寫顯初志如此，是前一截人。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鳴騶，載詔書車馬也。鶴書，即詔書；在

漢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其稱。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

焚芟

忌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舉臂

也。芟，製荷衣，隱者之服。言製芟荷以爲衣，互文也。今皆焚裂之。抗，舉也。走，騁也。風雲懷其帶憤，泉石咽

煙入聲。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

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之物，

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去聲百里之首，

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紐，繫也。綰，貫也。金章，銅章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越也。管

州之地所屬城縣，大率百里，言越衆城，而爲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浙右，言海鹽之地近海，而在浙

江之右也。

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帙，書

衣也。擯，棄也。法筵，講席也。埋，藏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訴告也。倥傯，繁促貌。言道書講席，永棄埋而聽訟也。

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今已斷

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結課，考第也。紛綸，衆多貌。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

輔豪，馳聲九州牧。

漢張敞，趙廣漢，俱爲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爲令。籠架，謂包舉也。三輔，謂京兆

尹、左馮翊、右扶風。希蹤、希做賢豪蹤跡也。牧、九州之長。馳聲、謂皆得聞其聲名也。○以上寫顯繼志如此，是後一截人。

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

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言霞月徒舉映，無人為之賞玩，松蔭零落，白雲亦無與為偶。澗，水澗也。摧絕，破壞也。

荒涼、蕪穢也。延佇、遠望也。言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至於還鷺，標入暮，寫霧出楹，蕙帳空兮

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鷺，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葺以為帳，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

驚怨也。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纒。投簪，謂疏廣也。投，棄也。漢疏廣，棄官而歸東海

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纒，世事也。於是南嶽獻嘲，爪平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

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南嶽，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也。攢，簇聚也；

竦，上也；誚，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遊子，謂顯也；弔，問也；言山為顯所欺，而無人來問也。故其林慚無

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蘿，女蘿

也，施于松柏，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今既無人，故遺擺之。西山，謂首陽山；逸議，隱逸之議也。皋，澤也。素謁，謂以情素相

告也。馳騁，宣布也；謂宣布于人，使人盡知其醜。○以上言其遺羞山靈，所以醜之也。

今又促裝下邑浪棧異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駟○下邑

謂海鹽也。浪鼓也。棧，棹也。上京，建康也。言海鹽秩滿，催促行裝，駕舟赴京以遷官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言願情實

在朝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

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芳杜，薜荔，皆香草。躅，蹤跡也。淥，水清也。言豈可使芳

草懷愧恥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塵點我蕙草之路，汗濁以洗耳之池乎？宜扃岫幌，掩雲關，

斂輕霧，藏鳴湍，脫平聲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扃，閉也。岫幌，山衙也。雲關，謂

以雲為關鍵也。斂，藏霧湍，使無見聞也。來轅，妄轡，謂顯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截斷杜絕之。於

是叢條曠真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

為君謝逋客。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曠怒，而擊折顯之車輪，掃去其迹也。俗士，逋客，謂顯也。謝，絕。逋，逃也。

○以上言其不許再至，所以絕之也。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通篇只重一思字，卻要從德義上看，出世主何嘗不勞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義，則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爲得也。魏公十思之論，割切深厚，可與三代謨誥並傳。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浚，深也。

三句起下一句。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伏一思字，此句是一篇主意。源不深而望流

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又伏一思字。臣雖下愚，知其

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便作跌宕，文極有致。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神器，帝

位也。不念居安思危，又伏一思字。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

流長也。反繳足上文。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元首，君也；景，明也。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上疏本意

專爲此。豈取之易，守之難乎？頓挫。蓋在殷憂，始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終則

縱情以傲物。人情大抵如此。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

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董，督也。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

服。苟免，謂苟免刑罰。○畏威而不懷德，國何以安。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

慎！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可畏之甚也。○從上居安思危句，反覆開諭，逼出十思。誠能見可欲，則

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

養也；易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 老子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

下之，則滿而不溢。」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 易曰：「王用三驅，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也。

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

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 以上十

思，所謂積其德義者以此。 總此十思，宏茲九得。 思則十有九得。 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

之，思盡于己，力因乎人。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懷仁必服。文武竝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善于用思，然後

可以無思，妙。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曌音照

駱賓王

起寫武氏之罪

爲臨朝武氏者，武則天名曌，太宗時，召入爲才人，高宗爲太子，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卽位，武氏爲

不容誅，次寫起兵之事不可緩，未則示之以大義，動之以刑賞，雄文勁采，足以壯軍聲，而作義勇，宜則天見檄而歎其才也。

尼，引納後宮，拜為昭儀。尋廢。王皇后，立武氏為皇后，政事皆決焉。高宗崩，中宗即位，武氏臨朝，廢中宗為廬陵王。性

非和順，本性不長。地實寒微。出身微賤。昔充太宗下陳，下陳，下列也，謂為才人。曾以更耕

衣入侍。嘗以更衣之便得幸。洎息乎晚節，穢亂春宮。洎，及也。晚節，晚年也。穢亂，言其淫也。潛隱

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削髮為尼，掩其為太宗才人之跡，以圖高宗後宮之嬖幸。入門見嫉，

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入宮便懷嫉妒，而舒展蛾眉，不肯讓人，巧于用

讒，王皇后為其所害；是其狐媚之才，偏能惑高宗之聽。踐元后於輦，輦，輦翟，翟羽也。雉之交有時，守死

而不犯分，婦德所宜，故后之車服，皆畫翟翟之形。王皇后廢，武氏踐元后之位。陷吾君於聚麀。攸，吾君，謂

高宗也。聚，猶共也。獸之牝者曰麀。曲禮：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

虺蜴，毒蛇蜥蜴。近狎邪僻，殘害忠良；邪僻，指李義府許敬宗等。忠良，指褚遂良長孫無忌等。殺姊屠

兄，弑君鳩朕去聲母。姊，韓國夫人。兄，淮良君母。未聞鳩，毒鳥；以其毛漉酒，飲之則殺人。人神之所同

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神器，帝位也。君之愛子，幽之於

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中宗，君之愛子，廢為廬陵王，而幽之于別所；諸武用事，悉委之以重任。

○以上數武氏之罪。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霍子孟，霍光也，輔幼主以存漢。朱

虛侯，劉章也，誅諸呂以安劉。○二句隱然譏責朝臣。鸞同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漢成帝后趙飛

燕于後宮之有子者，皆殺之，故有鸞啄皇孫之謠。龍爨時，帝后，識夏庭之遽衰，爨，龍所吐涎沫，龍之

精氣也；夏后藏龍爨于庭，傳及殷周；莫之發，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爨流于庭，入于王府，府之童女遭之，而生女怪，棄于

市，因入于襄，周幽王伐襄，襄人獻之，卽襄嬖也。幽王嬖之，遂至亡國。是周之衰亂，于夏庭而已伏之矣。○四句言唐不

久將滅。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敬業，唐大臣徐世勣之孫也，勣賜姓李。奉先君之成業，

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微子過殷故墟悲之，作麥秀之歌，一云箕子所

作。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漢袁安，以外戚專權，言及國事，每暗泣流涕。是用氣憤風

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以上述

興師之故。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以言乎馬，則鐵騎萬千以成羣；以言

乎車，則玉軸遠近以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粟多。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

遠兵衆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班馬之聲動，而凜然若北風起，懸劍之氣沖，而

煥然若南斗平。喑陰鳴去聲則山岳崩頽，叱咤陟嫁切則風雲變色。喑鳴，爲懷怒之氣；叱咤，

爲發怒之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以上寫兵威之盛。公等或

居漢地，異姓或叶同協周親，同姓或膺重寄於話言，分封于外。或受顧命於宣室，

受託于朝。○二句合同異姓。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哀之土未乾，六尺之孤

何託？一掬曰抔，指墳墓也。土未乾，謂高宗葬未久也。六尺孤，指中宗言。倘能轉禍爲福，轉武氏之禍

而爲福。送往事居，往謂高宗，居謂中宗。共立勤王之勳，事居無廢大君之命，送往凡

諸爵賞，同指山河。爵賞有功，共指山河以爲信。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謂進退不果，

徘徊于兩途之間。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禹會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以上

勵共事之人。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試觀今日之域中，畢竟是誰家之天下，言

將來必歸唐也。○結語陪勦。

滕王閣序

王勃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建

此閣後封滕王

故曰滕王閣咸

淳二年閣伯嶼

為洪州牧重修

九月九日宴賓

僚子閣欲誇其

婿吳子章才令

宿構序時王勃

省父次馬當去

南昌七百里夢

水神告曰「助

風一帆」遂且

遂抵南昌與宴

圖請衆賓序至

勃不辭聞悲甚

密令吏得句即

報至落霞二句

歎曰此天才也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江西南昌府號為洪都。星分翼軫，翼軫，二星名，在楚之分野。地

接衡廬，衡山，峙立于西南，廬山近聯于北境。襟三江而帶五湖，三江：荆江在荊州，淞江在蘇州，浙江

在杭州，此據其上，如衣之襟焉。五湖：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丹陽湖在潤州，洞庭湖在鄂州，此據

其中，如帶之束焉。控蠻荆而引甌越，荆楚本南蠻之區，此則控扼之；閩越連東甌之境，此則接引之。○首敘

地形之雄。物華天寶，物之光華，乃天之至寶。龍光射牛斗之墟，豐城有二劍，曰干將曰莫邪，其龍文

光彩，直上射牛斗。人傑地靈，人之英傑，由地之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徐孺字孺子，洪州高士也；陳蕃

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之。○次序人物之異。雄州霧列，雄州，謂大郡，如霧之浮列于上。○承星分四句。俊

彩星馳，俊彩，謂人物；如星之奔馳于前。○承物華四句。臺隍枕夷夏之交，去聲。臺，亭臺；隍，城下；以首

据物曰枕，夷謂正南荆楚之地，夏謂東南揚州之域。○再承星分四句。賓主盡東南之美，時宴于此閣之賓

主，盡東南人物之美。○再承物華四句，隨起下文。都督閣公之雅望，時閣伯嶼為洪州牧棨戟遙臨，

想其當日對客
揮毫，珍詞繡句，
層見疊出，洵是
奇才。

卽都督也。築戟，有衣之戟，遙遠而臨于洪州。○主。宇文新州之懿範，檐韶平聲。帷暫駐。宇文鈞，新

除澧州牧，道經于此。襜帷，以遮車馬者，蔽前曰襜，在旁曰帷。○資。十旬休暇，勝友如雲。以資主交歡日

久言。千里逢迎，高朋滿座。以賓朋來自遠方言。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

清霜，王將軍之武庫。蛟氣之騰，光焰奪目，鳳毛之起，文彩耀空，喻才華也。詞宗，謂詞章之宗；光輝之發，

閃如紫電，浩氣之凝，凜若清霜，喻節操也。武庫，言無所不有。孟學士，王將軍是會中顯客。家君作宰，路出

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勃父名福，時爲交趾令，勃往省焉。道經洪州，童子，勃自稱。○此段述賓主

之美。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只二句已寫

盡九月之景。儼駢駢於上路，儼，望也；駢駢，馬行不止也；行馬于道路之上，謂賓客所來之途也。訪風景

於崇阿。崇阿，高陵也，采訪風景于高陵，謂沿途攬勝也。臨帝子之長洲，帝子，乃指滕王而言，建閣在長

洲之上。臨，謂至其所也。得仙人之舊館，仙人舊館，稱滕王閣也；得，謂登其上也。○此段敘到閣之由。層巒

聳翠，上出重霄，閣之當山，但見層巒峯巒，聳其翠色，上出于重重霄漢之上。飛閣流丹，下臨無

地。閣之映水，飛舞莫定，影若流丹，下臨于江上無地之處。鶴汀，亮渚，窮島嶼，序之縈迴，汀、水際平

地、落、小洲也；海中山曰島，山在水曰嶼，鶴聚于汀，覺宿于渚，已窮盡水中島嶼祭曲迴環之處。桂殿蘭宮，列

岡巒之體勢。此言江神祠宇以桂為殿庭，以蘭為宮闕，前後分列，如岡巒之體勢。○此段言閣在山水之間，乃

近景也。披繡闥，俯雕甍。萌○披，開也，門屏曰闥，屋之棟謂之甍。山原曠其盈視，山原之深曠者，足

以極吾之所視。川澤盱其駭矚。竹○盱，張目也；矚，視之甚也；川澤如日之張，而有以駭吾之所矚。閭閻

撲地，鐘鳴鼎食之家；閭閻，里中門也。撲地，謂排列于地也。鳴鐘列鼎而食，盡大家也。舸艦迷

津，青雀黃龍之軸。舸，大船；艦，板屋舟；迷，塞水津，皆畫雀龍于船軸上。軸，應作舳，舳，舟尾。虹銷雨霽，

彩徹雲衢。虹氣已銷，雨霽新霽，而光彩映徹于雲衢之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

天一色。落霞自天而下，孤鶩自下而上，故曰齊飛。秋水碧而連天，長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警句自使伯嶼心

服。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彭蠡，鄱陽湖也，衡陽，衡

山之南，有回雁峯，雁不過此，漁唱不到彭蠡不窮，雁聲不到衡陽不斷，總言其極多耳。○此段言閣極山水之外，乃遠

景也。遙吟俯暢，逸興遄飛。遄，速也。爽籟發而清風生，凡孔竅機括皆曰籟，秋晚之爽氣發

景也。遙吟俯暢，逸興遄飛。遄，速也。爽籟發而清風生，凡孔竅機括皆曰籟，秋晚之爽氣發

子萬籟之鳴，故清風颯颯而生。織歌凝而白雲遏。織，細也；女樂之細歌，凝止于侍宴之側，而白雲爲之遏。

留。唯，難。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意其用淇澳綠竹事，以嘉有德，陶淵明爲彭澤令，嘗置酒召客，此

美座中之有德而善飲者。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鄴，曹魏所興之地，曹植詩：「朱華冒綠池。」臨

川，今撫州；王羲之善書，嘗爲臨川內史。此美座中之有文而善書者。四美具，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一難并。賢

主嘉賓。○此段敘宴會之人，歌飲文詞，無所不妙。窮睇眄於中天，睇，小視；眄，邪視；窮極觀覽于中天之

際。○起天高地迴句。極娛遊於暇日，極盡娛樂嬉遊于閒暇之日。○起興盡悲來句。天高地迴，覺

宇宙之無窮；迴，寥遠也。○二句，乃是收拾上文勝景。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二句起引下

文命運。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言望天子長安之處于日下，指蘇州吳會之在于雲間。

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地缺東南，勢極于南，而南溟最深；天傾西北，柱高于北，而

北辰亦遠。○四句起關山四句。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失路，喻不得志也。萍，浮生水上，隨風漂流，故人稱邂逅相遇，曰萍水相逢。○四句言在會者，多屬他鄉失志之人，能不

感慨係之，下乃承此意細寫之。懷帝閤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懷思君門，而不可得見，欲如賈誼

奉宣室之問，不知又在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馮唐，漢人，白首爲郎，文帝發

過郡署，與論將帥，拜爲車騎都尉。李廣難封。漢李廣，武帝時，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爲飛虎將軍，以數奇不得

封侯。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絳灌譏賈誼，謫爲長沙王太傅，非無漢文帝之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乏明時？鴻東漢人，隱于吳皋，伯通家，章帝求之不得，竄逃也。○此段言懷才而際時者，皆失志如此

後之悲失志者，當亦可因之以自慰。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

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廣州一水，謂

之貪泉，飲此水者，廉士亦貪。吳隱之詩：「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言身當困窮，如魚處涸轍之內，而猶懼悅。

北海雖賒，奢扶搖可接；賒，遠也。扶搖，風勢也。莊子：「北海有魚，其名為鯨，化而爲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東隅，日出處；桑榆，謂晚也。漢光武勞馬異詔：始雖垂翅回轍，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爲合浦太守，性行高潔，不見陞

擢。故云空懷。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晉阮籍，率意獨駕，車迹所窮，輒痛哭而返，是猖狂也；吾輩豈

可妙之。○此段言士雖遭時命之窮，正當因之以自勵。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方說到自己。無路

請纓等終軍之弱冠。去聲。○曲禮二十曰弱冠，南越與漢和親，終車年二十餘，自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

而致之闕下。勃謂無路請纓于朝，比終軍弱冠之年。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漢班超嘗爲人書記，

意不屑，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宋宗慤叔父問所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果爲將軍。勃謂有志于投筆，景

慕宗慤破浪之長風。○自負不凡。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舍去簪笏于百年富貴之途，奉

父晨昏定省之禮于萬里之外，言往交趾省父。非謝家之寶樹，謝玄爲叔父安所器，曰：「子弟亦何預人事，

而欲使其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耳。」接孟氏之芳鄰。孟母三遷，爲子擇鄰，言己幸與

諸賢相接。他日趨庭，叨陪鯉對。言異日到交趾，侍受父教，叨陪孔鯉趨庭之對。今晨捧袂，喜託

龍門。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勃謂今日捧袂而進，喜託姓名于閻公之門，亦若龍門也。

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楊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勃言不逢楊得意之薦，但誦相如凌

雲之賦，而自惜其不遇耳。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若江河。」

勃謂既遇閻公之知音，卽呈所爲文，又何愧焉？○此段自敘以省父過此，得與宴會，不敢辭作序之意。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蘭亭，王羲之宴集之地，今則已往矣。梓澤

坵墟梓澤，石崇金谷園，今已荒廢而爲坵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序係勃作，故曰臨別贈言。

既承閣公之恩于偉饒矣。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登高閣而作賦，勃誠不能，是有望于在會之羣

公也。○勃居末座，而僭作序，故以遜詞作結，得體。敢竭鄙誠，恭疏短引，結作序。一言均賦，四韻

俱成。勃先申一言，以均此意而賦之，而八句四韻俱成矣。○起作詩。滕王高閣臨江渚，閣聳而依江。

佩玉鳴鸞罷歌舞。宴罷而佩玉鳴鸞之歌舞亦罷。畫棟朝飛南浦雲，言朝看畫棟，儼若飛南浦

之雲。朱簾暮捲西山雨。言暮收朱簾，宛若捲西山之雨。閒雲潭影日悠悠，雲映深潭，日悠悠而

自在。物換星移幾度秋。物象之改換，星宿之推移，此閣至今，凡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傷

今思古。檻外長江空自流。傷其物是而人非也。○序詞藻麗，詩意淡遠，非是詩不能稱是序。

與韓荆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

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韓朝宗，玄宗時，爲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故太白上書以自薦。

本是欲以文章
求知于荆州，卻
先將荆州人品
極力擡高，以見

國士之出不偶，
知己之遇當急，
至于自述處文
氣騷逸，詞調豪
雄到底不作寒
酸求乞態，自是
青蓮本色。

○欲贊韓荆州，卻借天下談士之言，排宕而出之，便與諛美者異。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
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
十倍。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
價於君侯。龍蟠鳳逸，謂士之俊秀者，皆欲奉謁荆州，收美名，定聲價也。○此段敘荆州平日能得士。君侯
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
卽其人焉。平原君食客三千，毛遂平原君客也。穎，錐柄，平原君謂毛遂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處囊中，其
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借毛遂落到自己，
言己在羣士中，爲尤異者，起下自敘。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
卿相，干，犯也；抵，觸也。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身雖小，而志實大。皆王公大人，許
與氣義。氣義見許于王公大人。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此平昔所懷，安敢不盡

告于荆州。○此段敘自己平日，能見重于諸侯卿相，起下願識荆州。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

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

頌荊州四句。

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凡士人見公

卿，長揖不拜。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桓溫北征鮮

卑命袁宏倚馬作露布文，手不輟筆，俄成七紙，詞皆絕妙。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

之權衡，此言司文章之命脈，察人物之重輕。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應上一登龍門二句。而今君

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邪？

言使己得見所長于荊州

之前，猶致身于青雲之上，故曰激昂青雲。○此段正寫己願識荊州，卻絕不作一分寒乞態，殊覺豪氣逼人。

昔王子師

東漢人。

爲豫州，未下車，卽辟

關

荀慈明

卽荀爽。

旣下車，又辟

孔文舉

卽孔融之字。

山濤

晉人。作冀州甄

真

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

所美。

子新山濤皆能接引後輩爲先代人之所稱美。○此言前人已有其事。

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

入爲祕書郎；中閒崔宗之、房習祖、黎昕、欣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

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

荊州能接引後進爲當時人之所鼓舞。○荆

州亦有其事。

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

委身國士。委託也。國士，謂荊州。言其才德爲當今第一人，所謂國士無雙也。倘急難有用，敢効微

軀！亦當奮發其忠義，以報國士知遇之恩。○此段譽荊州有薦人之美，所以勸其薦己之心。且人非堯舜，

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不敢強己所短。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

塵穢視聽。正欲獻己所長。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雕蟲技，謂作詩賦之類。若賜觀芻蕘，

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既以文自薦，卻又不卽自獻其文，先請

給紙筆書人，何等身分。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青萍，劍名。結綠，玉名。薛卞，善相劍。卞和善

識玉。○仍拈價字作結，關應甚緊。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逆旅，客舍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

爲權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點夜字。況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煙景，春景也。大塊，天地也。觸目春景，皆天地之文章。○

發端數語，已見瀟灑風塵之外，而轉落層次語，無泛設幽懷逸趣，辭短韻長，讀

之增人許多情思。

點春字。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時園中桃李盛開，太白與諸兄弟，共宴于其中。○是設宴

本意。羣季俊秀，皆為惠連。羣季，謂諸弟也；謝靈運之弟曰惠連。○美諸弟之才。吾人詠歌，獨慚

康樂。謝靈運封康樂侯。○謙自己之拙。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

而醉月。四句，確是春夜宴桃李園。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石崇宴客于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末數語寫一觴一味之樂，與世俗浪遊者迥別。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垠，崖際也；寬遠也；言邊塞之閒，浩浩乎，皆平沙無崖，又不見人。

遠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縈帶，縈繞如帶也；糾紛，雜亂也；言舉目惟有山水也。黯兮慘悴，

風悲日曛。黯，深慘色；曛，無光也。蓬斷草枯，凜若霜晨；蓬草盡枯斷，終日如霜落之晨。鳥飛不

下，獸銜亡羣。銜，疾走貌。○先將空場，寫出愁慘氣象。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

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述亭長言，倍加愁慘，常覆三軍四字，是一篇之綱。傷心哉！

通篇只是極寫亭長口中常覆三軍一語，所以常覆三軍因多事四夷故也。遂將秦漢至近代上下數千百年，反反覆覆寫得愁慘悲哀，不堪再誦。

秦歟！漢歟！將近代歟！總甲一筆，只用傷心哉三字，便愁慘無極。

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徭，役也；戍，守邊卒也；召募，以財招兵也。萬里奔走，連

年暴露。奔走既遙，暴露又久。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

歸路，寄身鋒刃，臆誰訴。臆，意不泄也。○此是寫三軍初合未覆時，就秦漢之先說起。秦漢

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耗，損也；斁，敗也。○總言秦漢以來，從事戰場之苦。古

稱戎夏，不抗王師。自古天子以文教安天下，外戎中夏，不敢抗拒王者之師，以王師用正也。文教失

宣，武臣用奇，不用正而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因此多殺傷之慘。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漠，沙漠之地；伺，偵候也；北風振起沙漠之時，邊防易

于疏虞，敵兵在邊，而伺察其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期門，軍衛之門，主將輕敵，遂臨期門以受戰。野

豎旌旗，川迴組練。組，組甲，漆甲成組；練，練袍，皆戰袍也。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八字尤極酸

楚。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主客合圍而相擊，則金鼓互喧，山川亦為之

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析，分也；聲之震也，足以分江河；勢之崩也，不異于雷電。○此是寫初戰未覆時。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凜冽，寒氣嚴也。積雪沒脛，形去聲。堅冰在鬚，鷲鳥休

巢，征馬踟躕，池躕，休巢，休于巢中不出也；踟躕，行不進貌；言皆畏寒也。繪增續曠，無溫，墮指裂膚。

繪，帛也；續，綿也。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加寫苦寒，更自淒慘。徑截

輜重，橫攻士卒，輜重，載衣物車。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講之岸，血滿

長城之窟，坤入聲。窟，孔穴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升言哉！此是寫三軍正覆時。鼓

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蹙，迫也。降矣

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力。礫，小石。鳥無聲兮山

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音。淅淅，聲蕭也。魂魄結兮天沈沈，沈沈，昏暗也。鬼神聚兮

雲冪冪，密。冪，陰慘也。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邪！

此則寫三軍已覆之後也。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李牧，趙良將。○歎趙。漢

傾天下財，殫力痛，數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痛，病也；漢雖傾動天下，而財盡力病，因思守邊之

將在得人，不在多也。○怨漢。周逐獫狁，狁，北狄也；朔方，北荒之地；飲至，歸而告至于廟而飲也。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

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獫狁，北狄也；朔方，北荒之地；飲至，歸而告至于廟而飲也。

穆穆幽深和敬之貌；棣棣威儀閑習之貌。○歎周。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

殷。煙○殷，赤黑色；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怨秦。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

讀作灣。○怨漢。○看他疊疊，只怨秦漢，近代可知。蒼蒼蒸民，蒼蒼，天也；蒸，衆也；言天生衆民。誰無父母？

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

恩？殺之何咎？死于戰者有何罪？其存其沒，家莫聞知；父母兄弟妻子不得而知。人或有言，

將信將疑；惜於緣切。惜心目，寢寐見之。惜，憂也。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夷○布

奠而哭望，不知其死所也。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又從家中寫出醜楚。

必有凶年，人其流離。老子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但死者可傷，生者亦可慮也。」嗚呼！噫嘻！

時邪！命邪！從古如斯！總結秦漢近代。為之奈何？守狩在四夷。惟有宣文敘施仁義，以行王

道，使戎夏為一，而四夷各為天子守土，則無事于戰矣。○結出一篇主意。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以山水引起陋室。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有吾德之馨香，可以忘室之陋。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室中景。談笑有鴻

儒，往來無白丁。室中人。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

形。室中事。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明居南陽草廬，揚子雲居西蜀，有元亭。○引證陋室。孔

子云：「何陋之有？」應德馨結。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燕趙韓魏齊楚滅，而海內一統，蜀山木盡，而阿房始成。○

起四語只十二字，便將始皇混一已後縱心溢志寫盡，真突兀可喜。覆壓三百餘里，廣隔離天日。僅

與天日相隔離。○高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驪山在北，咸陽在西，自驪山北結屋曲折而至西，

陋室之可銘，在德之馨不在室之陋也。惟有德者居之則陋室之中觸目皆成佳趣，末以何陋結之饒有逸韻。

前幅極寫阿房之瑰麗，不是羨慕其奢華，正以見驕橫斂怨之至，而民不堪命也，便伏有不愛

六國之人意在，所以一炬之後，迴視向來瑰麗，亦復何有。以下，因盡情痛悼之，爲隋廣叔寶等人炯戒。尤有關治體，不若上林子虛徒逢君之過也。

直赴咸陽殿爲大宮。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安流也。○此段總寫其大，下乃細寫之。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

廊腰曲折，如繪縵之迴環；簷牙尖聳，如禽獸之

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

或樓或閣，各因地勢，而環抱其間，屋心聚處如鉤，屋角相湊若鬪。盤盤焉，

困屈平聲，困焉，蜂房水渦。

高聳觸，不知其幾千萬落。

盤盤，周迴也；困，屈曲也；遠望天井，如

蜂之房。水旋流拗處爲渦，卽瓦溝也。蠹，高起貌，落，簷滴也。○此段寫宮中樓閣之多。

長橋臥波，未雲何龍？

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有長橋臥水波上，疑是爲龍，然龍必有雲，今無雲，知無龍。

複道行空，不霽

何虹？

自殿下直抵南山之巔，架木爲複道，若空中行，朱碧相照，疑是爲虹，然虹必待霽，今不霽，知非虹。高低冥

迷，不知西東。

言長橋複道，無從辨高低西東也。○此段寫橋梁道路之遠。

歌臺暖響，春光融融；

臨臺而歌，則響爲之暖，如春光之融和。舞殿冷袖，風雨淒淒。

舞罷閑散，則袖爲之冷，如風雨之淒涼。一

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言非一日暖，一日冷，或一宮暖，一宮冷也。只一日一宮，其氣候之

變如此。○此段寫宮殿歌舞之盛。妃嬪貧媵孕媯，媯，戕○自皇后而下，爲妃爲嬪，又其次，則爲媵爲媯。○六國宮妃。

王子皇孫，六國公族。

辭樓下殿，辭六王之樓，下六王之殿。

輦連上聲，來於秦，人挽以行曰輦。

朝

歌夜絃，爲秦宮人。早以聲歌，夜以絲絃，轉而爲秦皇之宮人。○六句承上寫歌舞，接下寫美人。明星

熒熒，開妝鏡也。疑其星，言鏡之多。綠雲擾擾，梳曉鬢也。疑其雲，言髮之多。渭流漲膩，

棄脂水也。言脂之多。烟斜霧橫，焚椒蘭也。言香之多。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

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輾輾，車聲，言車之多，比上增一句參差。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

立遠視，而望幸焉。縵，寬心也；天子車駕所至曰幸。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

六年，言終其身，而不得一見也。○此段寫宮中美人之多。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

英，收藏經營精英，指下金玉等言。○橫寫六國珍奇。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六國歷久

取掠于人，故多積如山。○豎寫六國珍奇。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六國一旦不能自保其所有，盡輸于

秦。鼎鑪鎗玉石，金塊珠礫，力○鑄釜屬礫，小石；謂視鼎如鑄，玉如石，金如塊，珠如礫也。棄擲邈

迤，以○棄擲，言其多，不能盡度闕于几席也；邈迤，連接也；言棄擲不止一處也。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言

不惟秦皇，卽秦民亦侈甚也。○此段寫宮中珍奇之多。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人情不甚相遠。

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_鄰磷_鄰，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_鳳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_謳啞_鴉，多於市人之言語。總上極寫。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獨夫，指秦皇。○

寫秦止此。戍卒叫，陳涉乃戍卒，一呼而人響應。函谷舉，漢高入函谷關。楚人一炬，項羽焚燒秦宮室。

可憐焦土！一篇無數壯麗只以四字了之。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斷六國。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斷秦。

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痛惜六國。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

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止二世而亡。○痛惜秦。秦人不暇自哀，

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言盡而意無窮。

原道

韓愈

孔孟沒，大道廢，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理則布帛菽粟，氣則山走海飛，發先儒所未發，為後學之階梯，是大有功名教之文。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下二句，俱指仁義說。〇起四語具四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道德之實非虛，而道德之位則虛也。故道有君子小

人，如易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而德有凶有吉。如易言：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之類。此所以謂之

虛位也。老子之小仁義，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見小，是老子病

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忙中著此數語，如落葉驚湍，大有趣致。彼以煦

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煦煦，小惠貌；子子，孤立貌；老子錯認仁義，故以為小。其所

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老

子：道可道，非常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不知有仁義，并錯認道德。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

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

一人之私言也。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離卻仁義，一味是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據此闢之，

已括盡全篇之意。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秦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豈有收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黃老子漢黃老，黃帝老子也。漢曹參始薦孟公能言黃帝，文帝宗之，自是

相傳學道衆矣。佛于晉、魏、梁、隋之閒。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而傳毅以佛對，帝遣使往

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中夏焉。此特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

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楊墨佛老雖並點，只重佛老一邊。入于彼，必出于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

端者，必以聖人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爲汗也。○以處說人從異端，衍此六句方頓挫。噫！後之人，其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冷語收上下，又翻出佛老兩段作波瀾。老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老者佛者，謂治老佛之道者

如孟子所謂墨者是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

嘗師之云爾。」爲治也，言治孔子之道者，喜佛老之怪誕，而自以儒道爲小，而願附之。不惟舉之

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筆之于書，如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老子曰：仁義憊然乃憤

吾心，亂莫大焉。孔子歸三日不談之類也。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

求之？重上一段作小束，字甚。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端，始也；末，終也；佛者

之說甚怪而人好之，故反足以勝吾道。○數語是文章之要領。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添了佛老二種。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農工賈三句，緊頂上古今

四句，總言佛老之害。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有此句，下面許多功用，便少不得。古之時，人之

害多矣。害指下文，蟲蛇禽獸飢寒顛病等語。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

道，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爲之君，爲之師。書：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驅

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

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

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

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

連用十七個爲之字，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波巨浪，自不覺其重複，蓋句

法善轉換也。○說出聖人許多實功，正見佛老之謬，全在下清寂淨滅四字。

今其言曰：「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其言指老氏之書。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用反語東上文聖人治天下，許多條理，一句可以喚醒。何也？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言人不若禽獸之有羽毛鱗介爪牙，必待

聖人衣食之，若無聖人，豈能至今有人類乎。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提出君臣民三項，一正一反，以形佛老之無交無君。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

其法，指佛老之教，而汝也。

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

老言清靜，佛言寂滅，此佛老之反于聖人處。嗚呼！其亦幸

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處著了感慨一段，味便深長，文便鼓宕。

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此老莊

之語。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

不爲飲之之易也？」突入譬喻，是破其清靜無爲之說。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

者，將以有爲也。佛老托于無爲，大學功在有爲，二字盡折其謬。今也欲治其心，佛老亦治心之學。

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不事其事。此佛老之無爲。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極言佛老之禍天下，所以深惡而痛絕之。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緊接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夫所謂至此一段，收拾前文，生發後文，此絕妙之章法。

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問語作態。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應非吾所謂道一段，是原道結穴。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軻之死一句，承上極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卿戰國趙人，名況，嘗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攷序

列，著數萬言而卒。漢陽雄字子雲，所撰有法言十三卷。○故云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

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事行，謂得位以行道，說長，謂立言以明

道也。○重下二句，是原道本意。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完矣，又一轉。曰：「不塞不流，不止

不行。」佛老之道，不塞不止；聖人之道，不流不行。人其人，僧道俱令其還俗。火其書，絕其惑人之說。廬

其居，寺觀改作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同導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以無佛老

之害，故窮民皆得其所養。其亦庶乎其可也！一兩可字，呼應作結，言有盡而意無窮。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

于人之意。○二語是一篇之柱。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申上文作兩對，是雙關起

全用重周輕約，詳廉怠忌八字立說，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

毀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此，則不免露爪張牙，多作讎憤語矣。

法。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

「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

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

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

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此三段語意，俱本孟子舜何人予何人一段來。舜

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

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只轉說，一說便見波瀾。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

乎？應二句。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

藝人矣。」從上段能字，生出善字。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

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順勢衍足上意。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

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亦轉說，一說又

作波瀾。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應二句。○已上寫古之君子，作兩扇是實。

今之君子則不然。一句折入。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

爲善廉，故自取也少。亦作雙關起法。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

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

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應一句。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

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

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應一句。○已上寫今

之君子，作兩扇是主，亦只就能善二字，翻弄成文，妙。

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文極滔滔莽莽，有一瀉千里之勢；不意從此閒忽作一小束，何等便捷，是文章中深于開合之法者。雖然，急轉爲

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怠忌二字，切中今

人病痛，下文只說忌者，而怠者自可知，惟怠故忌也。○方說到本題，此爲毀之根也。吾嘗試之矣。又作一颺，生

下二比。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

此解與論龍論
馬皆退之自喻
有爲之言，非有
所指實也。文僅

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總撇上三句。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良士一段，是主中之賓。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總撇上三句。強者必說悅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非良士一段，是主中之主。○兩意形出忌字，以原毀者之情，委婉曲折，詞采若畫。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原毀篇，到末纔露出毀字，大都詳與廉，毀之枝葉，意與忌，毀之本根，不必說毀，而毀意自見。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慨然有餘思。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麟，鬪身，牛尾，馬蹄，一角，毛蟲之長，王者之瑞也。○先立一句，靈字伏德字。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詩

一百八十餘字，凡五轉，如游龍，如轆轤，變化不窮，真奇文也。

麟之趾。春秋魯哀公十三年，西狩獲麟，傳記百家，謂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也，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瑞，正見其昭

昭處。〇一轉。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

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知其爲祥，不可知其爲麟，所以

爲靈。〇二轉。角者，吾知其爲牛，鬣獵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

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既不可

知其爲麟，則謂麟爲不祥之物，亦無足怪。〇三轉。起下聖人必知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

位，麟爲聖人出也。帝王之世，麟在郊藪。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麟必

待有知麟之聖人而後出，麟固無有謂其不祥者。〇四轉。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

形。」以德句，正與爲靈昭昭句相應，德字，卽靈字之意，惟德故靈也。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

不祥也亦宜。若出非其時，卽失其所以爲麟矣，何祥之有？〇五轉。〇上不祥，是天下不知麟也，非麟之咎也；此

不祥，真麟之罪也，非天下之咎也。

雜說一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

噓氣，虛口出氣也；雲爲龍之所自有，故弗能靈于龍。○

節，言龍之靈，輕下急轉。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博日月，伏光景，影感震電，

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茫洋，雲水之氣，極乎穹蒼；日月爲之掩蔽，光影爲

之伏藏，雷電爲之震動，其變化風雨，則水徧乎下土，陵谷爲之汨沒，雲亦靈怪極矣。○二節，言雲之靈，重。雲、龍之

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

三節，申言龍之靈，輕下急轉。

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欺！

四節，申言雲之靈，重。異哉！

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

雲爲龍之噓氣，故曰自爲。○五節，言龍能爲雲，若無龍，則亦無雲矣，輕。易

曰：「雲從龍。」

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既曰龍，雲從之矣。

六節，言龍必有雲，若無

雲，則亦非龍矣，重。

此篇以龍喻聖君，雲喻賢臣，言賢臣固不可無聖君，而聖君尤不可無賢臣，寫得婉委曲折，作六節轉換，一句一轉，一轉一意，若無而又若有，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可謂筆端有神。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善相馬。此以伯樂喻知己，以千里

馬喻賢士。○一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二歎。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

人之手，駢辨平聲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駢並也。○三歎。馬之千里者，

一食或盡粟一石，食嗣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

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拗一筆。安求其

能千里也？四歎。○千里二字，凡七唱，感慨悲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

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

真不知馬也！五歎，總結。

此篇以馬取喻，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展布其材，否則英雄豪傑亦已埋沒多矣，而謂之天下無才，然邪？否邪？甚矣知遇之難其人也。

精校評注 古文觀止 卷八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開口說得師道如此鄭重，一篇

大綱領，具見于此。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

矣！緊承解惑說，下承傳道說。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

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

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道在即師在，是絕世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忽作慨歎，若承若起，佳甚。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

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古人。愚益愚，今人。聖人之所以為聖，

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此是高一等說話，翻前面人非生知之說。

愛其子，擇

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處皆師，無論年之先後乎吾因借時人拘於長幼之說不肯從師，歷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如謂公慨然以師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後學淺矣。

年相若，點時。

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豆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爲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

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也。○此就尋常話頭，從容體出至情，其理明，其辭切。

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

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有長有少矣。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有貴

有賤矣。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可爲長太息。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

齒，列也。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此蓋與前之論聖人且從師同意，前以至貴者形今人之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人之不從師，反覆劇論，意甚切至。

之不及孔子。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談子萇長，弘長師襄老聃，老聃聃師郯雀子之徒。雀句。其賢

不及孔子。

孔子詢官名于郯子，訪樂于萇，弘學琴於師襄，問周禮于老聃。

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借孔子作証，取前聖人從師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

據先生年譜，李蟠應四十七歲，他本均於年下脫四字。

公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七年，屢爲國子博士，官久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主意全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詞託之人，自咎自責之詞託之己，最得體。

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收前吾師道意完足。李氏子蟠年四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異于今人。余嘉其能行古道，不異於古人。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憲宗元和七年，公復爲國子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去聲。成於思，毀於隨。隨，因循也。○陡然四句，起下不明不公意。方

今聖賢相逢，聖君賢臣。治具畢張。需才分任。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去聲。小善者

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庸，用也。爬杷羅剔抉，淵入聲。○此謂搜取人才也。刮垢磨光。

謂造就人才。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下一幸字，最有含蓄。諸生業患不能精，

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此四句，是此文一篇議論張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

頭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

要，舉綱絜領。纂言者必鉤其玄，極深研幾。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悉備焚膏油以繼

晷，軌恆兀兀以窮年。晷，日景也。兀兀，勞苦也。恆，久也。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一段言勤于己業。

舐底排異端，攘斥佛老。舐，觸也。○闢邪說。補苴罅罅，張皇幽眇；苴，所以藉履，呂覽：衣弊不補，履決不其罅。罅，孔隙也。皇，大也。言儒術缺漏處，則補苴之。聖道隱微處，則張大之。○此言翼聖學。尋墜

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承補苴張皇說。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上

承舐排攘斥說。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二段言勞于衛道。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讀書

而涵泳餘味。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作文而悉本于古。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姚，虞姓，姒，夏姓。

揚子：虞夏之書，渾渾爾。周誥殷盤，佶屈聲牙；周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是也。殷盤：盤庚上中

下三篇是也。佶，屈聲牙，皆鞮澁難讀貌。春秋謹嚴，書法一字褒貶，謹慎而嚴毅。左氏浮誇；左傳釋經，浮

虛誇大。易奇而法，易之變易甚奇，而正當之理可法。詩正而葩，帕平聲。○詩之義理甚正，而藻麗之詞

實華。下逮莊騷，莊子、離騷。太史所錄，史記漢書。子雲相如，揚子雲名雄，司馬長卿名相如。同

同

工異曲。

是猶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調。○文章不本六經，雖生剝子雲之篇，行劄相如之籍，辭非不美，總屬無根之

學，故公必上規姚姒而始下逮百家也。

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三段言文

章之著見。

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

成矣！

四段言爲人之成立。○上三段論業精，此一段論行成，共爲一腹。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撥前憲，後動輒得咎。

詩幽風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跋，蹇也；胡，老狼領下縣肉也；蹇，踳也；狼進而蹇其胡，則退而踳其尾，言進退不得自由也。

暫爲

御史，遂竄南夷。

貞元十九年，公爲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二年，博士，宓戎上聲。不見治。

公元和元

年六月，爲博士；四年六月，遷都官員外郎。宓，散也；處閒散之地，而無以自見其治才。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命與仇敵爲謀，數遭敗壞。冬，煖而兒號，平聲。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

悲○山無草木曰童，豁，落也；裨，益也。

不知慮此，反教人爲。

一尾○此言勤業四段，從能精能成二語發

來，然而一轉正破不公不明也。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

角○杗，梁也；桷，椽也。

榑，

櫨櫨，櫨也。侏儒侏，短柱也。儒，短椽也。椳闈椳，闈也。居居，椳也。楔楔，門楔也。各得

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匠用木無論小大。○一喻。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玉

屑屑，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丹砂丹砂，赤砂也。赤箭赤箭，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青芝，出太山。四者皆貴重之藥。牛溲馬勃，敗

鼓之皮牛溲，牛溺也。馬勃，馬屁菌也。敗鼓皮治蟲毒。三者皆賤藥。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

之良也。醫用藥無論貴賤。○二喻。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故作緩態者。卓犖落

為傑，行直道者。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此言宰相用人，無論智之巧拙，才之

長短。○三結。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一引荀卿守正，

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趙人，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二引。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冷語頗耐尋味。○三結，下轉正文。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聲。其中，文雖奇而

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四句，解前段四意。○再轉。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

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有以養家。乘馬從去聲，徒安坐而食。有以自養。踵常途之

役役，窺陳編以盜竊，役役隨俗而無異能，盜竊舊章，而無瓶解。○再轉。然而聖主不加誅，

誅責也。幸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幸其遇世愈于二儒。○再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

閒置散，乃分之宜。此段疏解前公不見信一段意，言有司未有不公不明之處。若夫商財賄之

有亡，計班資之崇庫，卑忘己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財賄，謂祿也；班資，品秩

也；庫，下也；前入，暗指執政；瑕疵，謂不公不明也。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概也；楹，柱也；

杙，小楹也。而訾紫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陽，即昌蒲，久服可以延年；豨

苓，即猪苓，主滲泄。○掉尾抱前，最耐尋味。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圻同圻之為技，賤且勞者也。一抑。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

而盡。一揚。○陡然立論，領起一篇精神。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

前略敘一段，後略斷數語，中間都是借他自家

說話，點成無限，烟波，機局絕高，而規世之意已極切至。

天寶之亂，發人爲兵，

天寶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祿山反，帝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討之，出內府錢帛于

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烏合之徒。

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

田，手饒

滿平聲。

衣食，饒，巧具也。

○棄官勳而就傭工，使人不可測。

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去聲焉；

屋食，謂屋租也。當，謂所當之值。

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

其坊之傭以償之；

視屋租之貴賤，而增減其坊之工價償還也。

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

餓者焉。

此段寫王承福之去官歸鄉，手饒衣食之來由，活畫出高士風味。

又曰：一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

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

能以相生也。

此言彼此各致其能。

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

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

一篇主

意，特爲提出。

故吾不敢一日捨饒以嬉。

此言小大不怠其事。

夫饒易能，可力焉；又誠

有功，取其直，

同值。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

羌上聲。

而有功也，心難強

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此言雖易自擇其宜。嘻！吾操鋸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忽生感慨，無限烟波。

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

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此是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力處，故言極痛快。吾以是觀之，非所

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

去。不白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三層，就前所自見處翻

案。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

者邪？二層，又開一步感慨。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言已志。樂富

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一反一句，束得有力。○此段寫所以棄官樂坊之故，是大議論。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

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爲也。」

此段寫自業自食有餘之意，是絕大見識。○此又曰

以下，又轉一步說，正爲自己折衷張本。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一揚。

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去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

一抑。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

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似抑而實揚之。雖然，其賢於世

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

亦遠矣！昌黎作傳，全在此數語上。○愈始聞一轉，忽贊忽譏，波瀾曲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

余爲之傳，而自鑒焉。以自鑒結，意極含蓄。

諱辯

韓愈

前分律經典三
段，後尾抱前，婉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

豐顯快，反反覆覆如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盡是設疑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種文法。

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欲奪賀名，故毀之如此。聽者

不察也，去聲。而倡之，同然一辭。一時俗人爲其所惑。皇甫湜實曰：「若不明白，

子與賀且得罪。」言公若不辨明，必且見咎于賀也。○此段敘公作辨之由來。

愈曰：「然。」先用一然字接住，下方起。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

「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律

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藎丘之類是也。」謂其

聲音相近。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上引律文，此入敘事。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

律乎？賀父名晉肅，律尙不偏諱，今賀父名晉肅，律豈諱嫌者乎？○此三句設疑問之，不直說破不犯諱，妙。父名

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嫌名獨生一腳作波瀾，奇極。夫諱

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

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也，又曰某在斯。春秋

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之名完。康王釗昭之孫，實爲昭王，周康王名釗。曾參之父

名哲，曾子不諱昔。

若曰：昔者吾友。○此言周公孔子皆作諱禮之人，亦有所不諱者，然周公只是一句，孔子卻是四句，蓋春秋為孔子之書，曾子為孔子之徒也。康王釗句，又只在春秋句中，此所謂文章虛實繁省之法也。

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

乎？將不諱其嫌者乎？

此又設疑問之，仍不說破，妙。漢諱武帝名徹為通。

謂徹後為通侯，廟

徹為廟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

呂后，漢高帝

之皇后。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虎。勢秉

機也。

滯勢秉機，為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也，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

惟宦官

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

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

見上。○此段全是不諱嫌名事，乃用宦官宮妾諱嫌名承上，極有勢。

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

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指上文詩與春秋。質之於律，指上文二律。稽之以國家之典，指上

文漢諱武帝三段。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倒底是一疑案，不直說破。凡事父母，得如

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一轉，忽作餘文，以文爲戲，以文

爲樂。今世之士，指倡和人。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

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三轉。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

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三轉。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

孔子曾參者邪？四轉。○一齊收捲上文，不用辨折，愈轉愈緊，愈不窮。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士乎哉？此用乎哉二字，連下作疑

詞。○立此句爲一篇綱領，下段段關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

晉之鄙。鄙，邊境也。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唐書：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

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已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

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爲陝鏡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爲著作

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熱，猶未肯言，故公作此論譏切之，是箴規攻擊體文，亦擅世之奇裁。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應如一線。時城居位五

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裝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

耶，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寧齋束帛，召之為諫議大夫。

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

公力去陳言，如榮

字變為華字，無喜色，變為不色喜，可見。

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

易其心哉！

不以富貴易其貧賤之心，所以為有道之士也。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

貞，而夫子凶者也。」

周易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言以柔順從人，而當久不易其德，可謂正矣，然

乃婦人之道，非丈夫之宜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

接口一句斷住，妙。在易蠱古之上九云：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周易蠱卦：上九，剛陽居上，在事之外，不臣事乎王侯，惟高尚其事而已。

『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難也；蹇卦六二，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

是君在難中也，是故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

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

所蹈之德不同也。

正解二句。

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

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此為無用而匪躬者。曠

官之刺興，此為王臣而不事者。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

蠱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反振一段，○上接口一句用經斷住，此又再引經反覆。今陽子在位，不

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言已在王臣之位。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高不事之心。○百忙中忽著一譬喻，與原道坐井而觀天同法。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又作三層申前意。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此乃第一斷。

且吾聞之：更端再起。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有言責則當言，言不行則當去，不言與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不消多語，只

看陽子將爲祿仕乎一轉，當令陽子俛頭吐舌不敢伸氣。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

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看他添減孟子文字成自己文字。若陽子之秩祿，

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此第二斷。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橋，其君之過，

而以爲名者，

招舉也。

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

此引周書君陳篇。

『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此前面意思已說盡了。主意只在再設問處斡旋，故一節深于一節。

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接口一旬斷住。入則諫

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段段

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淡，如千斛泉隨地而出，有許多情趣在。

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

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

不僭賞，指擢居諫位言。

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信同伸。其辭說，致吾君

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

熙，明也。鴻，號，大名也。

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復一句，愈見醒透。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

啓之也！是開君文過之端也。○又翻一筆作波瀾，就繳上意。○第三斷。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

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議端全在守其道而不變處。愈曰：「自古聖人

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此亦接口一句斷住。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义，治也。

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坤入聲。死而後已。

孜孜，勤也；矻矻，勞也。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孔子坐席不及溫，

又遊他國；墨翟竄突亦不及黑，即又他適。突，竈額；黔，黑也。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

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畏時之不平，悲人之不义。○以聖賢皆無心求聞用，折不求聞用句，以

得其道不敢獨善，折守道不變句，仍引禹孔墨作證，行文步驟秩然。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

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再作頓跌，逼出妙理。耳目之於身也，耳司

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

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更端生一議論，尤見入情，當看聖賢時人一語，真名世之見，名世之言。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兩路夾攻，愈擊愈緊。○第四斷。○每段皆用一且字，故爲進步作波瀾。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事見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

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前段攻擊陽子處，直是說得他無逃避處，此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己，其言亦甚峻，文法最高。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

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又接口斷住。且國

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有此一句分疏，纔有收拾。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

道之士也。」照有道之士，此一篇關鍵。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以善人能受盡言獎陽子，回互得好，令陽子聞之，亦心平氣和，引過自責矣。○第五斷。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前幅設喻，中幅入正文，後幅再

起一議，總以勢字時字作主，到底曲折無一直筆，所見似悲戚，而文則宕逸可誦。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各下向上書及

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

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從前書敘起。愈聞之，蹈水火

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

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

仁之也。設喻一段，卻作兩層寫。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

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

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看他複寫上文，不換一字。若是者何哉？

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總上兩段，勢急是總前一段，情悲是總次一段。

愈之疆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四句四

矣字生姿。

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

觀溺於水而爇設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

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

兩將歟字，一乎哉字，跌出此句，最

見精神。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一時字正與上勢字

對看，言勢雖急，而時不可也；下文三轉，深闡其時不可之說。

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

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

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

布衣蒙抽擢

自是公自開後門。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

聞於己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此一一段即今比擬。

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

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趙文子

所舉於晉國管康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此一段援古自況。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

周公戒伯禽

通篇將周公與時相兩座作對照，只用一二虛字，斡旋成交直，言無諱而不犯嫌疑。末述再三上書之故，曲曲回護自己，氣傑神旺，骨勁格高，足稱絕唱。

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述周公急于見賢，乃是一篇主意。當留是時，此三字將下事劈空振起，爲下設使其時一段作勢，爲後豈盡一段伏案。

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禹貢：五百里荒服。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

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

兩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此段連用九箇皆已字，化作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驚濤怒波；

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

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一段就周公振勢。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

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此一段就賢士振勢。○前下九皆已字，此下三豈復字，專爲下文

打照。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

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此一轉最有力，以上論周公之待士，極反覆委曲。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

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又推開

公之心，反寫一筆，妙在虛字上輪旋，將無作有生烟波。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

周公之功不衰。句已可住，而添不衰二字，奇峭。○正寫一筆，收完前一幅文字，凡作無數轉折，寫周公方畢。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

方入正文，竟作兩對運局甚奇特。

天下之賢才，豈盡舉

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

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

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

此段連用九豈盡字，對上

九皆已字，亦就當時振勢一段。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

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

又添兩豈盡字，卽上三豈復有說變文，亦

就賢士振勢一段。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

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至此方盡言攻擊。○說閣下學，下始入自復上書意。

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闔昏人

辭焉。

闔人守門之辭。

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

此挽上周公一句。

閣

下其亦察之！

以前是論相之道，以後是論士之情。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

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猶言故不必復上書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承上，書安得不復上。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此又言書安得不復上。○此段以古道自處，節

節占地步，文章絕妙。

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器上足數朔及門而不知止焉。上用四

矣字，其勢急，此用二焉字，其勢緩，如擺布陣勢，操縱如法，文章家所謂虛字上斡旋也。其兩不知字，歸結自身上說，與

上不知逃遁句相應，最妙。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又一轉生姿，以大賢之門，打照周公。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與于襄陽書

韓愈

前半幅只是泛論，下半幅方入正文。前半凡作六轉筆如弄丸，無一字一意板實；後半又作九轉極其悽愴，堪爲動色，通篇措詞立意，不亢不卑，文情絕妙。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尙書閣下。德宗貞

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尙書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則當在十六年秋也。士之能享

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言下之人，必如此。

一扇。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

後焉。言上之人，必如此。一扇。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翻前扇。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

翻後扇。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見後先有待。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上下難逢。

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退平聲。歟。援，猶干也；推，求而進之也。何其相須之

殷，而相遇之疎也？上下之間，是必有故。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下不

肯援。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上不肯推。故高材多戚戚之窮，不能享大名，顯當

世。盛位無赫赫之光。不能垂休光照後世。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負能負位，各有其咎。

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非無可援。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

非無可推。○自起至此，只是相須殷而相遇疎；一句話，卻作許多曲折。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聞於人。言已平日誦此言已熟，終未嘗輕以告人。○承上起下。側聞閣下方入寤。抱不世之才，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

人哉？上有其人。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莫爲之後。

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

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問得委婉，疑得風刺。

愈雖不材，方入自己。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以其人自處。閣下將求之而

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將欲報

讎，往見郭隗先生，對曰：「今王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橫插一句，有情更有力。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_任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應

求之未得。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

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此應吾志未暇。○後半截議論，皆是設爲疑詞，以自道達，首尾回顧，聯絡精神，世

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去聲之齷齪，急促局狹貌。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

通篇以見字作主，上半篇從見說到不見，下半篇從不見說到要見，一路頓挫跌宕，波瀾層疊，姿態橫生，筆筆入妙也。

則信乎命之窮也！一結悲涼慷慨，淋漓盡致。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此可即文以見志。愈恐懼再拜。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敘相見。貧賤也，衣食於奔走，倒句法。不得朝夕繼見。敘不相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忽開二扇，一扇陳給事。名京，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禱，京奏禱祭必置

太祖，正昭穆，德宗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

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一扇自己。始之以日隔之疏，加

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

跡矣。此特總上兩扇，敘所以不相見之故。

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視乎其

言，若閱其窮也。屬，連續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重起二扇，一扇再敘相見。其後如東

京取妻子，東京，洛陽也。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

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悄，靜也。退而懼也不

敢復進，一扇，再敘不相見。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

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一單就不相見中，翻出陳給事意思來，奇絕妙絕。不敏

之誅，誅，責也。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以

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措邱皆

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候更寫。唐人有生紙熟紙，生紙非有喪故不用，公用

生紙，急于自解，不暇擇耳；措，塗抹也。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此貞元九年宏
詞試也。無端突
起譬喻，不必有
其事亦不必有
其理，卻作無數
曲折，無致拳巒
奇極妙極。

月日愈再拜：

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

天池之濱，大江之

濱，

焚○天池，謂南海也。莊子：南溟者，天池也。濱，水際也。濱，水涯。

曰：有怪物焉。

怪物，龍之別名。

蓋非常

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彙，類也。○總領一句，下一連六轉。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

天不難也。

得水一轉。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

險爲之關隔也。

頓宕。

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獯之笑者，蓋十八

九矣。

獷，小獺也。○不及水二轉。

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

勞也。頓宕。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

同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氣骨矯矯，明明托物自喻。○不肯乞憐，三轉。

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有力者不知，四轉。

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

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

仰首鳴號，五轉。○句句抱前，句句刺心。其

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作三疊總結，六轉。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之語，只一句歸結自己甚妙。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起句，是一篇大旨。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草木一。

之無聲，風蕩之鳴。

水三。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梗，塞也。其沸也，或炙

之。水獨加三句，錯綜入妙。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三。人之於言也亦然。說到人。

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同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

皆有弗平者乎？

一鎖，應起句，筆宕甚。○人言四。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突然說

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生出善字與假字，爲下面議論張本。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金、鐘、

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匏、笙、土、塤、革、鼓、木、祝、敔也。八者物之善鳴者也。樂五。維天之於時也亦

然。突然說天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

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爲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于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句法變換，凡二十九處，如龍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

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效。同春。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天時六。○樂與天時兩段，俱

是陪客。其於人也亦然。收轉人上下暢發之。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此則又言人聲之精者爲

言，而文辭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其在唐虞，咎陶、

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咎陶禹，一。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

后夔作韶樂以鳴唐虞之治。○夔，二。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太康盤遊無度，厥弟五人咸怨，述大禹之

戒以作歌。○五子，三。伊尹鳴殷，伊尹，四。周公鳴周，周公，五。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

善者也。略結。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

木鐸。」其弗信矣乎！孔子之徒，六。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莊周，楚人，著書名

莊子。荒，大，唐，空也。○莊周，七。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楚之同姓，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

原，八。臧孫辰，卽魯大夫臧文仲。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臧孫辰孟軻荀卿九。楊朱、墨翟、管

夷、吾、晏嬰、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著書名老子。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

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非子。 齊慎到、韓大夫，申韓稱之，有書

四十六篇。田駢、齊人，好談論，時稱談天口。 鄒衍、臨淄人，著書十萬餘言，名重列國，燕昭師事之。 尸佼、魯

人，衛商鞅師之，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 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楊

朱十四人，十。○此十四人，或邪說，或功利，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殺伐之計，或專縱橫之謀，皆非吾道，故公稱

一術字，大有分曉。秦之興，李斯鳴之。李斯，秦相，專言法令。○李斯十一。漢之時，司馬遷、即太史

公，作史記。相如、姓司馬，人有賦檄封禪等文。揚雄、字子雲，有諸賦與太玄法言等書。最其善鳴者

也。司馬遷，伯如，楊雄，十二。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

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同速。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

雜而無章。即其所謂善鳴者，亦且如此，所以爲不及于古。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

不鳴其善鳴者也？魏晉十三。○將入題又頓此一段，先寫出感慨之致。唐之有天下，以下始說唐

人。陳子昂、字伯玉，號海內文宗。○一。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文辭，有名。○二。元結、字次山，所著有元子十

篇。○三。李白、四。杜甫、五。李觀、字元賓，公之友。○六。皆以其所能鳴。此六子皆當時先達之人。其

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七。○從許多物，許多人，奇奇怪怪，繁繁雜雜，說來無非要

顯出孟郊以詩鳴，文之變幻至此。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言無懈筆之見，可追唐虞三代文辭。

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其他美處，純乎其爲漢氏。○三句總收前文。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

尤也。李翱有集，張籍善樂府。○李翱八，張籍九，又添二人于後，妙。三子者之鳴，信善矣。結出善鳴二

字。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

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兩句歎咏有味，括盡前面聖賢君子之鳴。三子者之命，則懸乎

天矣。其在上也，鳴國家之盛。奚以喜？其在下也，自鳴其不幸。奚以悲？二語甚占地步。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時東野爲溧陽尉。○單結東野。有若不釋然者，結出不平。故

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應前四天字收。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杭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起得奇崛。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

一節是形容得
意人，一節是形

容閒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都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全舉李愿自己說話自說，只前數語寫盤谷，後一歌咏盤谷，別是一格。

同義。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兩或曰，跌宕起盤字義，雖似閒情，只呼出隱者一句爲主。友人李

愿居之。李愿，西平忠武王晟之子，歸隱盤谷，號盤谷子。○只六字，題已盡了，下全憑愿之言行文。

愿之言曰：「一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此句是提綱，直縮到我則行之。利

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敘功名。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

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樹立也，羅列也。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

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敘威令。才峻同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

德，入耳而不煩；敘門客。曲眉豐頰，清聲而便平聲。體，外貌秀美，中

心聰敏。飄輕裾，翳長袖；裾，衣後，翳，曳也。○敘近時。粉白黛綠者，黛，畫眉墨。列屋而閒居，

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敘姬妾。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

之所爲也。極寫世上有此一輩大丈夫。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

也。著此句，逗起下段。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敘居處之幽。

採於山，美可茹。汝○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敘飲食之便。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敘晨

昏之逸。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

心。橫插隱士自得語，妙。車服不維，刀鋸不加，刑賞不相及。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朝政不相

關。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極寫世上又有此一輩大丈夫。我則行之。結出本意，與

上不可幸致句緊照。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趨

起，欲行不行之貌。口將言而囁，念入聲。嚅，如○囁嚅，欲言不言之貌。處汗穢而不羞，觸刑辟

關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此祇是不安于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爲。其於爲

人賢不肖何如也！此其人，視前兩樣人物，孰賢孰不肖，其等第當何如。○只以一句收盡一篇意，最有

含蓄。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斷其爲高隱一輩大丈夫。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叶故。盤之泉，可濯可沿。沿，循行也。盤之阻，

誰爭子所阻曲折也。窈而深，廓其有容；叶營。繚而曲，如往而復。四句承盤之阻來，窈深

繚曲，極力形容，其妙可想。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央，盡也。○樂字，承上起下。虎豹遠跡兮，蛟

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平聲。

膏去聲。吾車兮秣吾馬，以脂塗轄曰膏，以粟飲馬曰秣。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羊○徜徉，自得之貌。○送李卻說到自亦欲往，何等興會。」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煙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燕，今北平；趙，今真定；俱當時河北地。感慨悲歌，乃豪傑之

士也。○兀然而起，以士風立論，奇。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

茲土。邵南舉進士，屢次不得志，去遊河北，時河北諸鎮，不稟命朝廷，每自辟士，故邵南欲往；茲土指河北。吾知

其必有合也。董生亦豪傑，自與燕趙之士意氣相投合。○吾知其妙。董生勉乎哉！此段勉董生行，是正

寫賓。

董生憤己不得志，將往河北求用于諸藩鎮，故公作此送之。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文，僅百

十餘字，而有無限闡，無限變化，無限含蓄，短章聖手。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羗上聲。仁者，皆愛惜焉！

皆愛惜董生，而願引薦焉。

○幕字，彊字，對下性字。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況燕趙之士，仁義性成，故吾知其必有合。○將

上文再作一曲折掉轉，應篇首燕趙多感慨意。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

異於古所云邪？

憐才出乎天性，風俗固然，然時時河北藩鎮，多習亂不臣，其風俗或與治化相移易，而今日

之燕趙，未必不異于昔日之所稱也。○吾惡知其妙。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風俗之異與不異，我不敢

懸斷，聊以董生之合與不合卜之也。董生勉乎哉！此段勉董生行，是反寫主。吾因子有所感矣！

上一正一反，俱送董生，此下特論燕趙。爲去聲。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于觀津，號望諸君

此燕趙之古人也。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

市，酒酣，歌于市中，乃感慨不得志之士也。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董生，卻勸燕趙之士來仕，則董生之不當往，已在言外。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

漢疏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

仕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

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

去聲。○供張，謂供具張設也；祭道神曰祖，祖道

謂餞行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

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

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敘二疏中引

起。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入題。方以能詩訓後進。此句補楊君在官時事。

一旦以

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敘楊君事畢，以下發議論。

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

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隨手先作一總妙。予忝在公卿後，

時公爲吏部侍郎。

遇病

不能出。

一篇情景，全在托病上寫出。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

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

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

司業去位，國史亦書，但不張大其事，雖書亦落落也。

見今世無

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公欲張大之，將來形容又不可確言，特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無，則巨源之美，不可掩而已，亦不至失言，末託慨世之詞，寫出楊侯歸鄉可敬可愛，情景宛然。

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上文圖迹，原屬後世事，所以付之不論。○此段從二疏合到楊侯。

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

祿。白之子朝，命爲其邑少尹，不絕其俸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祝

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此段從楊侯合到二疏。古今人同不

同，未可知也。隨手再作一總，應前古今人不相及。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反觀楊侯。楊侯始冠，去聲。舉於

其鄉，歌鹿鳴而來也。寶句。今之歸，主句。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

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點出歸鄉風趣。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

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法其不以官爲家，罷後乃有所歸。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

祭於社者，古之臨文不諱。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感歎不盡。

送石處士序

韓愈

純以議論行序
事序之變也看
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
後面四轉祝詞
有無限曲折變
態愈轉愈佳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

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為

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在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

石先生者，按石先生名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公曰：「先生何如？」

因此一問，下便借從事之薦詞，以代己之頌美，所謂避實行虛，文之生路也。曰：「先生居嵩邱，注漣蟬穀

之間，嵩邱，山名，灋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

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一路

短句錯落。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

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王良造父，皆古善

御者。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與之語道理，管到龜卜也止，中間用三個若字，有三意，文法變化不

同。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因此再問，下又借從事

之言，安頓石處士。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

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權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

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

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

之塗，糧運輻輳之區。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急需賢才以濟。先生仁且勇，

仁則易于感動，勇則

敢于有爲。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

此段句句似爲石生占地步。於是譟

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寫大夫求士鄭重。

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此與

勸之仕不應相反，然其出處之意，已見于從事之言，所以不告不謀，較有意味。

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

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

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

設席之類。○只此一句，又生出下半篇文字。酒三行，且起。酒三行後，且將起別。○得此一句，落下便有勢。有

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

先生別。」第一祝，並贊二人。又酌而祝曰：上只執爵而言，此乃酌而祝也。「凡去就出處

何常，惟義之歸。」照上勸之仕不應。遂以爲先生壽。「第二祝，獨壽處士。」又酌而祝曰：

「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

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第三祝規大夫。

又祝曰：不再酌也。「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第四祝，規先生。○四

祝詞一段緊一段。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須有此一答，上

四祝，便有收拾。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

之意，歸結此一句上，何等筆力。遂各為歌詩六韻，遺愈為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伯樂，姓孫，名陽，古之善相馬者。○憑空作奇語，起下

一難一解。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

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

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已上以譬喻起，下獨為送溫，并送石亦連及伯樂譬烏公冀北譬

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溫石，凡四段。

全篇無一語實說溫生之賢而溫生已處處躍露。若是而稱曰數語，是結前半篇其為吾以前所稱，是結後半篇然致私怨于盡取句，直挽到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一語，即從喻處渡下。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

之北涯，曰石生。連石。其南涯，曰溫生。出溫。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

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幕，帷幕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軍旅無常居。

日幕府。○連石。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

致之幕下。出溫生，自見所以連石之故。○爲羅爲媒，字法新奇。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

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所謂遇其良，輒取之。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

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居守，謂東都留守；二縣，謂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

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寫空羣一。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

與嬉遊？寫空羣二。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寫空羣三。縉紳之東西行過

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寫空羣四。○美處士，在去後感慨中見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

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以烏公爲士之伯樂，應首

句意。

夫南面而聽平聲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陪二相。相為

天子得人於朝廷，陪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主求內外無治，不可得

也。此段推開一步以歸美烏公，文氣始足。愈縻於茲，縻，繫也；時公為河南令。不能自引去，資二生

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本以致頌，反更生怨絕妙文情。

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應求內外無治句。以後所稱，

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應何能無介然句。

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或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

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七日乃能者，以所報月日不同，欲審其實，故

遲遲若此，建中人名，十二郎名老成，公兄韓介之子，韓會之繼子也。嗚呼！吾少孤。大曆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

情之至者，自然流為至文，讀此等文，須想其一面哭一面寫，字字是血，字字是

淚，未嘗有意爲文，而文無不工。祭文中千年絕調。

三歲。○從自說起。及長，不省所怙。小雅無父何怙。惟兄嫂是依。兄韓會，嫂鄭夫人，卽十二郎父

母，公于耶，雖叔姪猶兄弟，其情誼盡在此。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大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

韓會，坐宰相元載黨，貶爲韶州刺史，尋卒于官，公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始入十二郎，只俱幼二字，已不勝酸楚。從

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建中二年，中原多故，公避地江左，家于宣州。零丁孤苦，

未嘗一日相離也。一段敘幼時相依。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

一身，形單影隻。寫盡零丁孤苦之狀。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

而已！」引嫂言，尤悲慘不堪。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上說俱幼，此又略分。吾時雖能記

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雖略分，又不堪分。妙妙。○一段敘叔姪二人，關係韓氏甚重。吾年十九，

始來京城。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與耶別。其後四年，而歸視汝。與耶會。又四年，吾

往河陽省墳墓。與耶別。遇汝從嫂喪來葬。與耶會。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

州。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與耶別。汝來省吾。與耶會。止一歲，請歸取其孥。孥，妻子也。○與耶

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與耶不復會。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張建封辟

公爲徐州節度推官。○與耶別，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十六年五月，張建封

辛，公西歸洛陽。○與耶不復會。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

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圖與耶長會。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與耶永別不會。○自

吾年十九以下追憶其離合之不常，卒不可合而遽死，意只是平平，讀之自不覺酸楚。吾與汝俱少年，以

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以上承

寫相離之故。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真言腸斷。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

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

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倒跌起下。孰謂少者

沒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

真邪？承上發出一段疑信恍惚光景下分承一段疑一段信。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

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一段從信轉到疑。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家人名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一段從疑轉到信。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言其不應死而死，卒歸咎于天與神與理，哀傷之至也。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此言已亦不可必，回顧前寄孟東野書上意。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言有知，不久與郎復會；若無知，悲日無多，而不悲者，終古無盡時，蓋以生知悲，死不知悲也。○達生之言，可括蒙莊一部。

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融也。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

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忽然于郎前寫自家不保，忽然又于郎

後寫二子不保，文情絕妙。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極○劇甚也。吾曰：

「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此段乃是伏下汝病吾不知時句。汝之書，六月十七日

也。上言病，下言歿，一句接無痕。

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

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

言耿蘭之報，所以

無月日者，由其不知報告之體，自當具月日以報也。

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

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此段伏下汝歿吾不知日句。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此特地告之欲處置其身

後，以慰死者之心，意到筆隨，不覺其詞之刺刺不盡。

嗚呼！

自此以下，一往慟哭而盡。

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

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

貶去聲。

不臨其穴，窆下棺也。吾行

全篇只是不許
鱷魚雜處此土，
處處提出天子
二字，刺史二字
壓服他，如問罪

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
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
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更不能分句，何況分段分字，直是一慟而盡。自今以
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宕一句起下。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伊潁二水名。以
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教子嫁
女又慰死者之心，自是天理人情中體貼出來。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
其不知也邪？總結更復愴悅。嗚呼哀哉！尙饗。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
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

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同網，繩擗錯刃，以

之師，正堂堂之陳，能令反側于寒膽慄。

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

列，遮道也；擗，刺也。○正議發端，便不可犯。

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

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

潮在嶺外海內，較江

漢更遠，毋怪爲鱷魚所據，涵淹，潛伏也；卵育，生息也。○先歸咎後王，故意放寬一步，妙。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

能遠有

矣。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

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揜，止也；潮于古爲揚州之境，以四海六合言之，則潮地又甚近也。○二十四字當作

一句讀。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此句是一篇綱領，前將天子立大議論，此下專在與

刺史爭土上發議。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睨，然不安谿潭，據

處食民畜，

休去聲。

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

掌雄。睥，目出貌，據處，謂據其地而處之也；食民畜，謂食人與六畜也；刺史欲安民，而鱷魚爲害若此，是與亢拒爭雄矣。

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怵怵

心上聲。

睨睨，賢上聲，爲民吏羞，

以偷活於此邪？

佞、恐懼貌；覷、小目貌。

且承天子命而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

與鱷魚辨。

凜以天子，凜以天子命吏，詞嚴義正，是一篇討賊檄文。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總喝

一句起下文。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

魚朝發而夕至也。

爲鱷魚先尋去路。

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

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

次爲鱷魚限日期。

七日

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

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

層疊而下，犀利無前。

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

害者，皆可殺。

閃電轟雷，一齊俱發。

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

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是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

患。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不克持身處公亦不能爲之諱故措詞隱躍使人自領只就文章一節斷其必傳下筆自有輕重。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北魏姓拓跋。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願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父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敘其前人節概，所以形子厚之附叔文。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譏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嶄，尖銳貌。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四字爲柳文寫照。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同卓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此言子厚爲諸公要人所爭致，初非求附之也。全爲附王叔文一節出脫。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

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宗元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憲宗卽位，

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宗元坐王叔文黨，貶邵州刺史，未至道，貶永州司馬。○誌其被貶，不露叔文輩姓名，甚婉曲。居

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詞上聲。而自肆於

山水閒。宗元旣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閒，其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元和中，

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伏爲劉禹錫請播州一節。旣至，歎

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

質至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

尤貧力不能者，令書爲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

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柳州之政，詳見羅池廟碑。獨書贖子一節，撮其有德于民之大者。衡湘

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

法度可觀。前敘其自爲詞章，此敘其教人爲文詞，公推重子厚，特在文章。其召至京師而復爲

刺史也。遙接。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

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一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此言子厚所至皆有樹立，其處中山，尤其行之卓異者。嗚

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此段因事發議，全學伯夷屈原傳。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

說出子厚病根。

顧藉謂功業可立

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

異材

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

只數語總敘子厚平生，且悲且惜。

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

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

窮。反振起下意。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

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就斥窮二字一轉，極爲子厚喜幸。雖使子厚得所願，

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一轉，語帶規諷，意極含蓄。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附書裴

盧二人，與前土窮見節義一段對照。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精校評注
古文觀止卷八終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 卷九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唐武后時有同州下邳圭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

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

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

於令，永為國典。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題旌其閭墓，

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敘述其事作案。臣竊獨過之。總駁一句。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子不當

讎而讎者，死。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更不當

殺而殺者，死。○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原處。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

竝焉；一句點醒，立破其首鼠兩端之說。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

看敘起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八字，便見得宜旌

不宜誅。中段是

論理，故作兩平

之言，後段是論

事故，作側重之

語，引經據典，無

一字游移，乃成

鐵案。

僭，壞禮甚矣。

左傳：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互發，以足上句意。

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

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以上泛言旌誅並用

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此言聖人

旌誅不並用，窮理本情，四字甚細。

嚮使刺讞，年上聲。

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

刺，訊也；讞，罪曰讞，誠僞以情言，曲直以理言。○承上正轉一筆，起下二段

議論。

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

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

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

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讎，寢苦枕

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

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

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一段寫旌之不宜誅。

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

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鰲傲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一段寫誅之不宜旌。○二段透旌譽與誅莫得而並之意。

且其議曰：「一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述子昂原議。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此段申明讎字之義，正駁子昂言讎之失。周禮調人，調人官名。掌

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

見周禮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見公羊傳定公四年。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

一來一往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也。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

矣。兩下相殺，謂師韞殺元慶之父，元慶又殺師韞。○引周禮公羊，以明殺人不義，與不受誅者皆可復讎，論有根據，一

篇主意，具見于此。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收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之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是通篇結案。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史記魯世家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茲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見于劉向說苑云云。

吾意不然，一句抹倒。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

而賀以成之也。一層。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

前幅連設數層翻駁，後幅連下數層斷案，俱以理勝，非尙口舌便便也。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

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二層。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三層。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不爲病，要去聲。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此段方是正斷，嚴切不留餘漏，下乃就周公身上另起，再作斷。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應要于其當句。

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一層。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容優樂，若制牛馬然，束縛之使不得行，馳驟之使之必行，迫之太甚，則敗壞矣。○二層。且家人

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言父子之間，尙不能以束縛馳驟之事相勝，何況君臣？○三層。

是直小丈夫缺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老子：其政察

察，其民缺缺。缺缺，小智貌。○正結一段。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去聲。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蒙，犯也。

前立三柱，真如天外三峯，卓然峭峙於虛以下，忽然換筆，一往更有深情。

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總提三柱立論。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

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謂下易、書、詩所載是也。○出箕子。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

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書：今天動威。○總起。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

益吾祀，故不為。關過比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豫亡吾國，故不忍。關過微子。

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將正寫箕子，先入此段，斡旋多少。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隕頽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

正蒙難也。」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囚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易：「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

夷，傷也。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應前二曰。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

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

歸作洪範。一法授聖也。大法，謂洪範，洪，大也；範，法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志曰：「禹

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洪範發之于禹，箕子

推行增益，以成篇歟。」應前二曰。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

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所犯禁八條，其

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教民飲食以籩豆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應前三曰。率是大道，

藁同輩。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柱，以次分應，

似正意卻是客也。下一段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大旨。

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

惡未稔，忍甚切。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

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忽然別起波浪，語極淋漓感

慨，使人失聲長慟。」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汲郡，紂故都，今爲河南汲縣。嘉先生獨列

於易象，作是頌云。頌不載。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此小文耳，卻有許多大議論，先得孔子黃政猛于虎一句，然後起伏抑揚，舍無限悲傷淒惋之態，若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真有用之文。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

之者。異蛇最毒。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攣，纏也。踠、踠，上聲。瘰、瘰，癧也。癘，去

死肌，殺三蟲。腊，乾肉也；餌，藥餌也；已，止也；攣，曲腳不能伸也；瘰，頸腫；癩，惡創；死肌，如雞痘之腐爛者；三蟲，三

尸之蟲也。○毒蛇偏爲要藥。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兩次。募有能捕之者，

當其租入，敘捕蛇事。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入題。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

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朔矣。一言之貌，若甚戚者。募，禮弓句；伏

結處。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

如？」若，汝也；言改汝捕蛇之役，復汝輸租之賦，以免其死。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

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

復賦，反以爲不幸，此豈人之情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提一句，起下文。直貫至捕蛇獨存句。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

于六切。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賦斂之苦。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蒲北切。○

迫于賦斂而徙。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癘，疫氣；藉，藉也。○

勞于遷徙而死。○寫得慘毒，是一幅流民圖。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

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應前三世。

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二句收上轉下。有力。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

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追呼之擾，所不忍言。吾恂恂

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蛇存放心。謹食之，時而獻焉。小心

養食，俟其時之所需，而獻上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退而甘食其土地之所產，以盡其

天年。○摹擬自得光景，真情真語，大有筆趣。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

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言吾犯蛇毒而死者，一歲只有兩次，非若吾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

死也。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今吾雖終死于斯役，

比吾鄉鄰被重賦而死者，已在後矣，安敢怨其爲毒，而不爲此。○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幸，未若復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

觀之，猶信。

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

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

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一句結出，故爲之說，

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前寫橐駝種樹之法，瑣瑣述來，

涉筆成趣，純是上理至理，不得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樓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

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僂，曲背也；隆然，

看爲山家種樹方未入官理一段發出絕大議論以規諷世道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高起貌。橐駝，卽駱駝。○以上先將橐駝命名寫作一笑。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

何爲書其鄉，只爲欲寫其在長安，長安人爭迎也。

駝業種

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

種樹行樂。種樹謀生。

皆爭迎取養。

去聲。○爭

相迎取駝于家而養之。

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

無不活，雙承種與遷。

且碩茂蚤實以蕃。

其樹大而盛，其實蚤而多。

○活外又添，寫此一句。

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又反觀一句伏後文。

有問之，對曰：「橐駝

自謂橐駝。

非能使木壽且孳

通滋，蕃也。也能順木

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一篇之意，已盡于此。

凡植木之性，承上性字。其本欲舒，其培欲

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此四欲字，本性欲也。

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

侍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薛種也。○此段是暢講無不活三字

理。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

而蕃之也。

耗，損也。○此段又反覆碩茂蚤蕃四字理。○以上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

出來。他植者則不然；一句提轉，上言無心之得，下言有心之失。根拳而土易，拳，曲也；易，更也。其

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此段明他植者莫能如一句理。○以上論種樹畢，以下入正意，發出議論。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總提一

句，下就他植者則不然一段摹出。

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蠶蚤繰騷而緒！

蠶蚤織而縷！

繰，繅繭爲絲也；縷，布縷也。

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字，養也；遂，長

也。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去聲吏者，且不得暇，又

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

一篇精神命脈直注末句結出語極冷峭。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前細寫梓人，句暗伏相道後。

細寫相道，句回抱梓人，未又

補出人主任相

爲相自處兩意

次序摹寫意思

滿暢。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裴封叔名璋，子厚之妹夫。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同隙。

字而處焉。梓人卽木匠。欸，叩也；隙，空屋也。傭役于主人以代租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

居礪斲之器。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礪，礪石；斲，刀鋸斧斤之屬。○出語便作意凝注。問其能，

曰：「吾善度鐸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

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嗣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

直大半焉。」此以言語代敘事。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

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故作一折。

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穢羣材，會衆工，委，蓄也。○寫梓人一

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寫梓人

二。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

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寫梓人三。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

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寫梓人四。其不勝升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寫梓人

五。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寫梓人六。既

成，書於上棟。易「上棟下宇。」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

執用之工不在列。寫梓人七。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園猶環也。

句句包含下意，摹寫甚工緻，既成數句，尤極含蓄，爲下文張本。

繼而歎曰：轉筆。「彼將捨其手藝，照不居曩斷之器。專其心智，照所職尋引規矩繩

墨。而能知體要者歟？體要二字，是一篇之綱。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

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又就專其心智句，寫作二層。是足

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物事也。○連下三者歟字，贊美方轉入正意，如

黃河之流，九折而入海，何等委曲，以下將梓人，一一翻案。

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

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

百役；此以王都內言。外薄博四海，薄，迫也。有方伯連率，同帥。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十國以

爲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就役焉；漢制：鄉小者，制嗇夫一人，版尹，掌戶版者。此以王都外言。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

食力也。猶衆工一。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

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猶梓人二。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

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

成也。猶梓人三。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

銜眩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

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猶梓人四。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單承

一句，側出第五段，句法變化。

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

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

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

列也。猶梓人五。○以上闡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文勢層疊，措詞有法。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

謂相而已矣。一贊作總結，即宕起不知體要一段。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

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銀听於

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听听，猶斷斷，辨爭貌。猶梓人而

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

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此就上五猶梓

人意，反寫一段，文字已畢，下另發議。

或曰：一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

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詩：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

潰于成。言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不能有成也。○此以主爲室者，喻人君之任相，當專一意。余曰：

「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此又從梓人上，喻爲相者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貶道，亦不可嗜利意。

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喻意正意，總結一句。梓人蓋古之審

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審曲面勢，出考工記，言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實也。余所遇

者楊氏，潛其名。住法亦奇。

愚溪詩序

柳宗元

通篇就一愚字點次成文，借愚溪自寫，照愚溪之風景，宛然自己之行事，亦宛然前後關合，照應異趣，沓來描寫，最為出色。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瀟水，在永州府城外。或曰：「冉氏嘗

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題前先借影二層。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

焉。憲宗朝，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提愚字作主。古有愚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問曰：

「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引古作陪。今余家是溪，而

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銀斷然，斷斷，辨爭貌。○應上兩或曰。不可以不更平聲也。

故更之為愚溪。敘出名溪之故。

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又就愚字生發。○二愚。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

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三愚。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

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四愚。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五愚。愚池之東，

為愚堂。六愚。其南為愚亭。七愚。池之中，為愚島。八愚。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

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總結愚字一筆。○敘出八愚，亦極錯落，指點如畫。

夫水，智者樂效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

灌溉，既○一。又峻急多坻池石，大舟不可入也。小注曰坻○二。幽邃歲淺狹，蛟龍

不屑，不能興雲雨，三。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此段

明溪之所以爲愚。

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

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爲愚者，莫我若也。是爲真愚。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此段

明己之所以名溪。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鱗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

眷慕，樂而不能去也。與上其流甚下一段，抑揚對照。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

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與上達理悖事一段，抑揚對照。以愚辭歌

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上聲。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

也。鴻濛，元氣也；一云，海上氣；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將己之愚，溪之愚，寫作一團，無從分別，奇

絕妙絕。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仍收轉八愚作結。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謙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連上聲山石，溝澗壑，陵

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劈空翻起。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

得焉。又翻。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落入。○發端忽作數折，全

用虛字襯成，筆法奇幻。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六〇九疑山名，有九谿，皆相似，故名。麓，山足也。其始度釋土者，

環山為城。書：「惟荒度土功。」○此句追原城中，所以有自然泉石之故。有石焉，翳於奧草；有

泉焉，伏於土塗；蛇虺毀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平聲毒卉，

毀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翳，蔽也；奧，深也；虺，蛇屬；葩，花也；卉，草之總名。○寫得荒蕪不堪，以起下開

闢之功。

只要表章韋使君開闢新堂之功，先說一段名勝之難得，又說一段舊址之荒穢，以起韋公于政理之暇，新之所以為有功，末特開一議，見新堂煞有關係，是記中所不可少。

韋公永州刺史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欲寫韋公之關閉新堂，先著理甚無事四字，妙。望

其地，且異之。六字寫出理甚無事人，閒心妙眼。始命芟其蕪，無行其塗，積之邱如，蠲

涓之瀏。流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除草曰芟，積聚其草也。邱如，草高貌。蠲，除其穢也。瀏如，水

清貌。焚，燒其所積之草也。醜，疏其已清之流也。○此記始事。清濁辨質，美惡異位。非穢墟矣。視其植，

則清秀敷舒。茂嘉樹葩。視其蓄，則溶漾紆餘。蓄，水聚處。溶，安流也。漾，水搖動貌。紆，曲也。餘，多也。

○有泉。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同踞。竅穴透邃，堆阜突

怒。透，曲也。邃，深也。○有石，○此記學工。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

勢，效伎於堂廡之下。此記新堂。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廁隱顯，邇

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譙門，城門上樓，以望敵者。新堂在郊邑中。故云譙門之

內。○此記堂外。○敘荒蕪處，便是個荒蕪境界；敘修潔處，便似個修潔場所，可謂文中有畫。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魚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

推進一步。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

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

一贊賀語，說出新堂關係政教，所見者大。

夫然則是堂也，宕開一筆，以作一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結出斯堂之不朽。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刺史稱二千石。楷，式也。禮儒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

鈞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潭。古鈞母潭。西二十

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

西山在永州城西，瀟江之滯；鈞潭在西山之西。湍，波流湍回之貌；浚，深也；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

梁之上有邱焉，點邱字。生竹樹，舍下嘉木美竹。其石

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上聲。○舍下奇石。其嶽然相

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嶽

前幅平平寫來，意只尋常，而立名造語，自有別趣。至末從小邱上發出一段感慨，爲茲邱致賀賀茲邱所以自甲也。

高聳也；衝、向也，突也。○單承石之奇狀，描寫一筆。

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籠，包舉也。○又點小邱。問其主曰：「唐

氏之棄地，貨而不售。」酬○以物售與人曰貨。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

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敘買邱。即更取器用，剷

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敘開闢。由其中以

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

茲邱之下。敘玩賞。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

水回貌。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敘玩賞中，生出靜機。不匝管、入聲。

旬而得異地者二。匝，周也；十日曰旬。○此句應起八日又得字。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

焉。收住，下忽從下邱發出感慨，寄意更遠。

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戶杜。澧鎬鄠杜俱屬右扶風，漢上林苑地。則貴游之

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

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感慨不盡。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故寫二道。其一西出，尋之

無所得；闕起一道。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

其垠。銀。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垠，崖也；睥睨，城上女垣也；梁欂，屋棟也。山以小石城名者，以

此。其旁出堡塢。保塢，鳥上聲。有若門焉，窺之正黑。堡，小城也；塢，水障也。投以小石，洞然

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此不是寫水，只是極寫窺之正黑四字。環之可上，望甚

遠，其旁可以窺深，其上可以望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促偃仰，

類智者所施設也。無土壤三字妙，類智者所施設一句，生下有無一段。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宕筆。及是愈以爲誠有。疑其有。又怪其不

借石之瑰璋，以吐胸中之氣，柳州諸記，奇趣逸情，引人以深，而此篇議論，尤爲暢出。

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疑其無。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一借兩或曰錯落，自說胸中憤懣，隨筆蓬勃。是二者，余未信之。不說煞妙。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儲，積蓄也。僕始聞而駭，中而疑，

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耕以賀也。因駭疑而將弔，因大喜而更以賀。道遠言略，猶未

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再足一句。○以

上總提作柱，下文分疏。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燬機赫烈之

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脩，上聲。瀼，雖，上聲。之具，或以不給，滫澼米滋也；禮內則：滫澼

聞失火而賀，大是奇事，然所以賀之之故，自創一段議論，自闢一番實理，絕非泛泛也。取徑幽奇，險仄快語，驚人，可以破涕爲笑。

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調和飲食也。承寫一段駭。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

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或將大有爲也。乃始

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勞苦變動，

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

中而疑也。承寫一段疑。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

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無有他故。京城人多言足下

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

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好廉名者，所以不敢道。一出

口，則噉噉者，以爲得重賂。噉，笑貌。○雖道，亦必見笑于人。僕自貞元十五年，見

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

特負足下也。已亦避忌世嫌，有負公道。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

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杭列，猶有顧視而竊笑

者，即欲一明公道，究不免于嗤嗤者之竊笑。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

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公道難明，古今同歎，借以抒發，不勝世變之

感。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哀黔其廬，赭者其

垣，黔，黑也；赭，赤也。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

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回祿，皆火神，相助也。○奇語快語。則僕與幾道十年

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奇極快語。宥而彰之，人皆寬宥而可以彰明

其美。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喙，口也；發策決科，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

謂明經取士，必爲問難疑義書之于策，以試諸士，定爲甲乙之科，慄，懼也。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

可得乎！蓄縮，謂畏忌世嫌，受侮，謂被人竊笑。於茲吾有望於子，庶幾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是

以終乃大喜也。承寫一段喜，大喜是主，故此段獨詳。

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左傳：昭公十八年，宋

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今吾之所陳若是，指第三段。有以異乎

古，原不是災。故將弔而更以賀也。承寫一段，弔且賀。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

何闕焉！想參元親在，故前云勤奉養，樂朝夕，未慰之旨，正照上養字樂字。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將天道聖人對起，立論乃見闕大。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三句收上

二段。

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夔至房魏可數上聲也。咎陶，后夔，舜臣；房玄齡，魏徵，唐

相。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先提一勤字，引起待漏意。況夙興夜寐，以事一

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此處側重宰相當勤。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

漏院於丹鳳門之右，丹鳳門即朱雀門，凡宰相來朝，至此待玉漏，及晨而後趨朝。○點待漏院。示勤

將千古賢相奸相心事曲曲描出辭氣嚴正，可法可鑒，尤妙在先借勤字立說，後將愼字作收，蓋為相者一出子勤愼，則所思自有善而無惡，末又說出一種苟祿全身之庸相，其害正與奸相等，尤足以為後世戒，雖名為記，極似箴體。

政也。

緊接上勤字。

乃若北闕向曙，

樹

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

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忽作韻語，描寫宰相

入院之景，妙甚。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輕輕帶出一思字，生出下文二大段文字。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

米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

氣不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災眚生，上聲。薦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

生，請修德以釐離之；釐，理也。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四聰，

四方之聽也，虞書：「達四聰。」言廣四方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

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寫

賢相勤政之思，先用兩個思字，又轉用兩個何以字，我將字，何等可師可法。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

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

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慆，慆也。假寐而坐，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隳，灰也。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寫奸相亂政之思，與上賢相一樣大費經營，可鄙可恨。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總收上二段。復有無毀

無譽，旅進旅退，旅，衆也；言與衆進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賢相不世出，奸相亦不恆有，此等庸相卻多，點出尤足示戒。棘寺小吏王禹偁稱為文，棘寺，周官所謂

外朝之左棘，卿大夫之位也。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是作記本意。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冷淡蕭疎，無意

于安排措置，而

自得之于景象

黃岡之地多竹，

黃岡，縣名，今屬湖北省。

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枯去其節，

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從竹說起。予城西北隅，雉堞圯，痞

之外，可以上追
柳州得意諸記，
起緒搖曳生情，
更覺蘊藉。

毀，秦莽荒穢，雉堞，城上女垣也。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

月波樓在府城上，亦王禹偁

建○次說因竹作樓。

遠吞山光，平挹江瀨，賴幽闐傾入聲，邃窅同迴。不可具狀。瀨，水流沙

上也；闐，寂靜也；窅，遠也。○寫山川之景。

夏宜急雨，有瀑，僕布聲；飛泉懸水曰瀑布。冬宜密雪，有

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爭丁然，宜

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上二句，寫天時之景；下四句，寫人事之景；連下六宜字

又下一助字，正見有聲韻者，與竹相應而倍佳，文致雋絕。

公退之暇，被鶴氅衣，

批批，敝衣，羽衣。

戴華陽巾，

道冠。

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

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

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

時禹偁謫貶黃州郡。○上寫竹樓之景，令讀者心開

目朗，此寫登樓之勝，則遙情獨往，翩翩欲仙矣。

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

齊雲，樓名；五代韓浦建，落星亦

樓名。井幹、麗譙、華則華矣；

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二十丈，麗譙樓，曹韓建。

止於貯妓女，藏歌

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騷，憂也；屈原作離騷，言遭憂也。今謂詩人為騷人。○又借四樓，反照竹樓，

以我幽冷，傲彼繁華，襟懷何等洒落。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餽若重覆之，得

二十稔。」穀熟曰稔，古人謂一年爲一稔，取穀一熟也。○應前竹工一段，起下明年何處之意。噫！吾以至

道宋太宗年號。乙未歲，自翰林出滁除上，貶滁州。丙申移廣陵，遷揚州。丁酉又入

西掖，中書省曰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黃州郡名齊安。己亥閏三月到郡，

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洲，敘數年履

歷，如閒雲野鶴，去留無定，讀之可爲愴然。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

也！以修葺望之後人，極繫戀又極曠達。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萌殺萌阻萌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

蓋四方必爭之地也。點洛陽。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

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于天下。唐貞

名園特遊觀之末耳。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其興廢可以占盛衰，可以占治亂，至小之物關係

至大有學有識，方有此文。

題嚴先生卻將光武兩兩相形，竟作一篇對偶。

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之閒，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
底○點名宦。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五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邱墟，高亭大榭，謝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
予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興廢不過園囿，而盛衰關于洛陽。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將候字倒用，甚生活。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將上三段一總，寫出作記意。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感歎歎以收之。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先生光武並點出。相尚以道。總贊一句，就平日言。及帝握赤符，光武至鄙，儒生彊華，奉赤伏符奏上，遂即帝位。乘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得聖人之時，

文字；至末乃歸到先生，最有體格，日以歌作結，能使通篇生動，不失之板妙甚。

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從光武側到先生。既而動星象，帝與光

共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殿子陵共臥耳。」歸江湖，帝除光爲諫

議，大夫不屈，去耕釣于富春山中。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

下之。從先生打轉光武。○以節高之，以禮下之，正見先生與光武始終相尙以道處。在蠱之上九，「衆

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蠱卦上九爻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壞極而有

事也；處蠱之世，衆皆有爲，而上九獨在事外，惟高尚其事而已。先生以之。引經證先生。在屯之初九

「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易屯卦初九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屯

難也；屯難之初，德足亨屯，而乃能以貴下賤，民心無不歸之也。光武以之。引經證光武。蓋先生之心，

出乎日月之上；高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大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

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互言之，以終相尙之意。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大有功於名教也。只用而使二字過，又獨歸到先生，見當立祠意，妙。仲淹來守是邦，始構

堂而奠焉。祠堂在嚴州桐廬縣。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復者，免其賦役也。又從

岳陽樓大觀已
被前人寫盡先
生不贅述止
將登樓者覽物
之情寫出悲喜
二意只是翻出
後文憂樂一段
正論以聖賢登
國憂民心地發
現爲文章非先
生其孰能之？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風，猶孟子故聞伯夷之風者之風，正與上貪夫廉，懦夫立六字相關應；山高水長，言與山水並垂千古。○以歌結，有餘韻。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仁宗年號四年春，滕子京名宗諒，謫守巴陵郡。巴陵卽岳州，宋曰岳陽。越明

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提句最不可少。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

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述作記之由。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洞庭湖在府城西南。○先總點一句。銜遠山，吞

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四字包許多景致。此則岳陽

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述，指上詩賦言。○只用虛筆，輕輕提過。然則北通巫峽，南

極瀟湘，巫峽山名，在四川夔州；瀟在湖南道州，湘出零陵縣。遷客騷人，多會於此，遷客，遷謫之客也。

騷人卽詩人。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覽物之情一句，卽起下二段文字。

若夫霽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_{同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悲，是覽物之情而憂者。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精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一段寫遷客騷人之喜，乃是覽物之情而樂者。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

上寫悲喜二段，只是欲起古

仁人一段之正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進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

退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

從悲喜引出憂樂，明古之仁人憂多

樂少，與人情之隨感，而憂樂頓殊者不同。

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歟！」

先生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于此發之。○憂樂

俱在天下，正見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斯人，指古仁人，結句一往情深。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文僅百餘字，而曲折萬狀，包括無遺，尤妙在末後一結。後世以題名為榮，此獨以題名為懼，立論不磨，文之有關世道者。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突然而起，高題一層。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非若古之無不得諫者，此諫官何等關係。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諫官本無利，然最易犯名，必須名利並戒，方是不為身謀，二語極精細。

天禧真宗年號。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先記諫院。慶曆中，錢君

始書其名於版。次記題名。光恐久而漫滅。嘉祐仁宗年號。八年，刻著於石。次記易

版為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

嗚呼！可不悲哉！同懼哉！結出題名之意，言下凜然。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

名仲淹，字希文。

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

咸施之。三句是一篇之綱。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

濟羣族之人。點義田。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贍，給也。擇族之長而

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此中大有經濟。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兼嫁

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

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

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此敘分給之法。屏丙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

官者罷莫給，又加一語，分給之法始備。此其大較也。一句頓住。

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言公早有此志。

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慶曆二年，公出為陝西路

常見世之貴顯者，徒自肥而已。視親族不異路人，如公之義，不獨難以望之，晚近即求之千古以上，亦不可多得。作是記者，非特以之高公之義，亦以望後世之相感而效公也。

安撫經略招討使，三年，入爲參知政事。○言公得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其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賢，祐仁尤行仁義。○言子孫能繼公之志。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收完前文，下一段引古，一段歎今，總是借客形主之法。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罰以酒。○引古。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受觴不辭，是服義。○並美三人。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專美晏子。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結到文正公。

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稍去聲之充，米廩曰稍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同葫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它同他人乎？歎今是皆公之罪人也。罵世人之不義，正以贊公之美。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他人作記，必于起手處張大之，今只于結尾略帶高絕。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袁州州學記

李 覲

作學記如填入先王教化話頭，便落俗套，是作開口將四代之

學，輕輕點過，只

皇帝仁宗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個力殫慮，祇順德意。屈，盡也；祇，敬也。○此等或亦閒有。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官以治民言

師以教士言，假借云者，謂徒有官師之名，而無其實。惟苟且具奉詔文書，以上聞而已。○此等比比皆是。或連數

舉秦漢衰亡故事學校之有關於國家立論最爲警切，至末不幸一轉，不顧時忌，尤見膽識，讀竟令人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眞關係世教之文。

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利，教尼暱不行。尼，沮也。○一段先敘祖君未來以前，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闕，

廢壞也。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亡以稱去聲。上意旨，寫得闊大。通判潁川陳

君侁，幸聞而是之，議以克合。先書祖君，次書陳君。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爲，

提過。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記地之吉，與材之美。殿堂門廡，

武黝憂，上聲。黝，微青黑色，聖，白土也。○記制作之佳。故生師有舍，庖廩有

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記學中次第與理。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記用力

勤而成工速。○詳記立學畢。舍同釋。菜且有日，舍，陳設也；菜，蘋蘩之屬；立學之初，釋菜以祭告先聖先師也。

盱吁江李觀諗深，去聲。諗，告也。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作學記，自當

從虞、夏、商、周說起，今只以一句道破，高絕。秦以山西鑿與平，平聲。盡死殺人曰鑿。六國，欲帝萬世；劉

氏漢高。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

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引古廢學之禍。孝武漢武乘豐富，世祖光武出戎行，杭皆孳

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靈帝、獻帝。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謂竇武、陳蕃、李

膺、杜密、郭泰、范滂、張儉、王章等。

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

尚數十年。謂曹操等。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引古興學之效。

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謂建學。天下治，

則譚禮樂以陶吾民；教之于無事之先。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報之于有事之日。是惟朝家教學之意。應前稱上

意旨句作收。若其弄筆墨以徼驕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抑亦為國者

之憂。又反收一筆，為之慨然。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歸重人君，一

公此論為杜范韓富諸人發也。時王拱辰章得

篇主意。

象輩欲傾之，公既疏救，復上此論，蓋破藍元震朋黨之說，意在釋君之疑，援古事以證辨，反覆曲暢，婉切近人，宜乎仁宗爲之感悟也。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君子小人，先平寫一筆。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側注君子立論。

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承寫小人無朋。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

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承寫君子有朋。

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應轉人君辨其君子小人句，作一束，以起下六段意。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八愷、蒼舒、賁、啟、楛、戴、大臨、彫、逢、庭、堅、仲容、叔達。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

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君子一證。及舜自爲天子，

而皋、夔、稷等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竝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

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君子又一證。書曰：「紂有臣

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

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小人一證。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

興。君子又一證。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時以竇武、陳蕃、李膺、

郭泰、范滂、張儉等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

已無救矣。鉅鹿張角聚衆數萬，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

帝懼而從之。○小人又一證。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號

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而唐遂亡矣。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殺之。時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深疾

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小人又一證。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

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繳上紂漢唐

三段是不能辨君子小人者。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

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諳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

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

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

也。繳前舜武三段是能辨君子小人者。○看他一一用倒捲之法，五莫如字，尤錯落可誦。嗟乎！治亂興亡

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總繳治亂興亡四字，歸到人君身上，直與篇首惟幸人君句相應。

縱囚論

歐陽修

太宗縱囚，囚自來歸，俱爲反常

之事，先以不近

人情，斷定，未以

不可爲常法結

之，自是千古正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兩句立柱。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

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懸指所縱之囚。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

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懸指囚之自歸。○兩尤字，最見精神。

論通篇雄辨深刻，一步緊一步，令無可躲閃處，此等筆力如刀斫斧截，快利無雙。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闕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一斷。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二斷。此豈近於人情哉？一句收緊，伏後必本人情句。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設一難，起下本旨。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言太宗爲此，正求恩德入人之名。○劈手一接，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將太宗與囚之心事一一寫出，深文曲筆。

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賊，猶盜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

信義者哉？上以賊下，非真施恩德也；下以賊上，非真知信義也。○反應上文收住。不然，太宗施德於

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反覆辨駁，愈駁愈快。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又起一波。然此必無之事也。急轉。

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提出常法二字，縱囚之失，顯然可見。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辭盡而意無窮。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當世賢豪，指在位及求仕者。然

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

寫祕演絕不似
釋氏行藏序祕
演詩亦絕不作

詩序套格，只就生平始終盛衰敘次，而以曼卿夾入，寫照，并插入自己，結處說曼卿死，祕演無所向，祕演行，歐公悲其衰，寫出三人真知己。

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伏祕演曼卿二人。欲從而求之，不可得。此段言非常之士不易見，先作一折。其後得

吾亡友石曼卿。先出曼卿作陪引。

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伏後隱於酒，與極飲醉歌

一段案。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

陰求天下奇士。從曼卿引起祕演。

浮屠祕演者，浮屠，僧也。○入題。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

自高。二人懽然無所閒；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二人合

寫。然喜爲歌詩以自娛，魚○點出詩。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

樂，何其壯也！敘其盛。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插入自家。十年

之閒，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運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

敘其衰。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插入自家。○寫祕演，將曼卿引來

陪說，寫二人，將自家插入陪說，文情絕妙。

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不脫曼卿。

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應奇男子。既習於佛無所用，深惜祕演。獨其詩可

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區其橐，橐，發也。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此段

方敘其詩集，是正文。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到底不脫曼卿。聞東南多山水，其巔

崖嶇，嶇，論入聲。江濤洶涌，甚可壯也。應前壯字。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

而志在也。年雖老而志猶壯。○結老字。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

衰。仍以盛衰二字結，妙。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卷九終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劈頭引一語，括窮字起。

夫豈然哉？蓋世所傳

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

一句駁倒詩人多窮，下詳寫詩非能窮人。

凡士之蘊其所

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

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

雞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述古今詩人作意摹寫。然則

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惟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一語點

正，引出聖俞。

予友梅聖俞，

點出人。

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

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

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折，一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一段，尤突兀奇。

事業。辟書、聘書也；爲人佐，如作幕賓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窮。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

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

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點出文章，爲詩作陪引。然時無賢愚，語詩

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

作，於詩尤多。至此方正點出詩。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

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

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

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

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發論，開合照應，盡態極妍，亦復感慨無限。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

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

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爲揚子解其鬱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

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結出作序意。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端入聲。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記所集篇數。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言於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於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惘然不盡。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先自記往事，提出學琴，送楊子意在此。夫琴之爲技小矣；頓折。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賅商角徵。操絃驟作，忽然變之；聲以情遷。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和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

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自傷無罪見逐，乃作履霜操。後吉甫感悟，復求之于野。屈原、楚懷王臣，被放，作離騷。○借景形容，連作三四疊，乃韓歐得意之筆。喜怒哀樂，動人必深。二句爲下文轉筆。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必如此寫，乃切定琴。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利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寫琴至此極盡。予友楊君，入楊子。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總攝幽憂意，情至而語深。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在琴也，止借琴以釋其幽憂耳。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結冷然。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起手一提，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爲頡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莊宗，姓朱耶，名存勳，先世事唐，賜姓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

至存勳，滅梁自立，號後唐。○先作總挈，盛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朱溫從

黃巢爲盜，旣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竟移唐祚。燕王吾所立，燕王，姓劉，名守光，

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契乞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

以歸梁，契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旣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此三者，吾遺恨

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

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羊曰少牢。請其矢，盛平聲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

而納之，凱軍勝之樂。○以上敘事。

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守光之父仁恭，周德威伐燕，守光曰：「俟晉王至，乃聽命。」晉王至而擒

之。函梁君臣之首，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就梁

主，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首也。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

壯哉！一段揚。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

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

也！一段抑。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復作虛

神，宥出正意，應繳人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自然之理也。引書作斷，應篇首理字。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

又一段揚，仍用方其字，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伶人，樂

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紛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後爲伶人郭從謙所弑。○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夫禍患

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結出正意，慨想獨遠。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宦官之禍，至漢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

唐而極，篇中詳
悉寫盡，凡作無
數層次，轉折不
窮，只是深於女
禍一句，名論
卓然，可爲千古
龜鑑。

也。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却特與極力分出。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先

總挈二句，是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

主必信而親之。宦者之害，一轉。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

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

親爲可恃也。宦者之害，二轉。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

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

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宦者之害，三轉。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

之則挾人主以爲質。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宦者之害，四轉。謀之而不可爲，

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

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淵入聲。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

董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千古同轍。○宦者之害，五轉。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

非一世也。應前自古二字，總犯一句。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

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放寬一步，正是打緊一步，履霜之戒，可不慎歟。夫女色之

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存入聲，而去之可也。摔說文：持頭髮也。

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崔允

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乃以銀鑿畫地，數上罪數十，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故曰：「深於女禍

者，」謂此也。可不戒哉！結段中前深於女禍一句，最深切著明，可為痛戒。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富貴歸故鄉，猶當畫而衣錦，何榮如之。史記：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畫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之

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

其嫂，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為炊。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

魏公永叔，豈皆以畫錦為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為相，永

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即書錦堂記以永叔之光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臣笑曰：「待吾富貴後當報汝。」妻怒曰：「從君終餓死。」買臣不能留，即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

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

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歷數世態炎涼，何等痛切。此

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數句收拾前

文，振起下文。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一句撇過上文。公相去聲人

也；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伏句。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

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

公所宜素有，應起三句。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

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翻季子買臣一段。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

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幢，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惟德被

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

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於季

子買臣處。

公在至和中，至和，仁宗年號。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

以武康節度來知相州，是當

貴而歸故鄉也。

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

點題。

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

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

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爲榮，爲韓公解

釋最透。故能出入將相，

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

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

夷，平時；險，處難

一節，謂一致也。

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公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爲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

云。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應前勒金石播聲詩二句。乃邦家之光，

非閭里之榮也。一篇結穴只二語，筆力千鈞。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

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括出作記意。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作記遊文，卻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感慨，又增無數烟波較之柳州諸記是爲過之。

至滁未暇知水甘也，只此句，意極含蓄。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誌其出處。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誌其上陪。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誌其下陪。中有清泉，滂翁上聲。然而仰出。出泉。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左右再陪。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出亭。○以上敘亭之景，當滁之勝，末帶與滁人句，爲下文發論張本。

豐山，聳然而特立，誌其上陪。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誌其下陪。中有清泉，滂翁上聲。然而仰出。出泉。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左右再陪。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出亭。○以上敘亭之景，當滁之勝，末帶與滁人句，爲下文發論張本。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議論忽開，一篇結構。昔太祖皇帝，趙匡胤。嘗以周師破李景，南唐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周主柴世宗征淮南，唐人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闕在滁州西南，世宗命匡胤突陣而入，暉等走入滁，生擒之。○此滁所爲用武之地，不能豐樂，以起下文。

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就平滌想出天下之平，一往深情，是龍門得意之筆。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升

數。上聲。○宕開一筆，不獨說滌也。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

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再疊

一筆，虛神不盡。今滌單接今滌。介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

涵煦許於百年之深也。歸重上之功德，是爲豐樂之所由來，凡作數層跌宕，方落到此句，文致生動

不迫。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應舟車商賈數句。旣得

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滌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春而蔭喬

木，夏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峭刻呈露清爽秀出。○秋冬。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

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點出題面，應轉與滌人往遊句。因爲本其

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字，逐層脫卸，逐步頓跌，句句是記山水，句句是記亭，句句是記太守，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

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結出作記意，應轉休養生息句。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

亭焉。

收極端莊鄭重，妙絕。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

除

皆山也。

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字，領起下文許多也字。

其西南諸峯，林壑尤

美。

從山出西南諸峯。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從諸峯單出琅琊。山行六七里，漸

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

從山出泉。峯回路轉，有

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從泉出亭。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

出作亭之人。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

出名亭之人，法只應云太守也，又加自謂二字，因有下注故耳。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

接手自注名亭之意。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

注醉一句，注翁一句，妙。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

而寓之酒也。接手又自破名亭之意，一句不在酒，一句亦在酒妙。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明雲歸而巖穴暝，晦晦明變化者，山閒之朝

暮也。記亭之朝暮。野芳發而幽香，春佳木秀而繁陰，夏風霜高潔，秋水落而

石出者，冬山閒之四時也。記亭之四時。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

亦無窮也。又總收朝暮四時，申出樂字，起下文數樂字。

至於二字貫下段。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於上，僂

樓提攜，僂，不伸也。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

為酒，泉香而酒冽；冽，清潔也。山肴野蔌，速○菜謂之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

先記滁人遊，次記太守宴妙。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二句貫下段。射者中，投壺弈者勝，圍棋觥

肱籌交錯，觥，謂酌籌所以記酌。坐起而誼誨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

者，太守醉也。記衆賓自懽，太守自醉妙。已而二字貫下段。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而賓客從也。歸時景。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歸後景。○記太守

去賓客亦去，滌人亦去，忽又添出禽鳥之樂來，下便借勢，一路捲轉去，設想甚奇。然而禽鳥知山林之

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劃四語，從前許多鋪張，俱有歸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結出作記。太守謂誰？

廬陵歐陽修也。結出作記姓名。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先出聲字。悚然而聽之，聽字領起

下文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糝入聲。○含風雨句。忽奔騰而砰湃，派○含波濤句。

如波濤夜驚，一喻。風雨驟至，三喻。其觸於物也，鏗鏗鏗鏗，撐撐金鐵皆鳴，舍赴

敵二句。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銜枚，所以止譖譁

也，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則不能言。○此處連下三喻，長短參差，虛狀秋聲，極意描寫。

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借視陪聞作波。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

秋聲無形者也，卻寫得形色宛然，變態百出，未歸於人之憂勞，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涼乎悲秋之意，溢於言表，結尾蟲聲唧唧，亦是從聲上發揮，絕妙點綴。

天，是方夜。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是視不是聞，妙。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

爲乎來哉？」借童子語，翻出秋聲二字，先吞嗟，吹怪歎，領起全篇。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

淡，烟霏雲斂；其色實。其容清明，天高日晶；精○晶光也。○其容實。其氣慄冽，砭邊人

肌骨；其氣實。其意蕭條，山川寂寥；其意實。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從

其色，其容，其氣，其意，喚出其聲。豐草綠縟，肉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二句未秋。草拂之

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實寫秋聲已畢。

夫秋，刑官也，司寇爲秋官。掌刑。於時爲陰，以二氣言。又兵象也，主肅殺。於行爲

金。以五行言。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鄉飲酒禮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

天之於物，春生秋實。實字，含既老過盛意。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商聲屬金，

故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夷則，七月律名。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傷也，物既老而

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注四句。○此段又細寫秋之爲義，洗刷無餘，下乃從秋暢發悲哉意。

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草木無情，而人有情，無情者，尙有時而

飄零，況有情者乎！○四句起下數層，是作賦本意。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

搖其精。人之秋，非一時也。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人或有時非秋，

而又欲故自尋秋也。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朱顏忽而變枯，黑髮忽

而變白，猶草木之綠縹而色變，蔥蘢而葉脫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若欲任其

憂思，必此身爲金石而後可也，奈何非金非石，而欲與草木爭一日之榮乎？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

乎秋聲？念此槁木星星，乃憂思所致，是自爲戕賊耳。亦何恨乎天地自有之秋聲哉！○結出悲秋正旨。童子

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又於秋聲中添出一聲，作餘

波。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

英宗年號。

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

敷異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

籍中三提曼卿，
一歎其聲名卓
然不朽，一悲其
墳墓滿目淒涼，

一敘已交情傷感不置文亦軒昂磊落突兀崢嶸之甚

文曰：「嗚呼曼卿！一呼。生而為英，死而為靈。生死並點。其同乎萬物生死而

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

許其名傳後世，單就死一邊說。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引

古聖賢一證言其名之必傳十九字一句讀。嗚呼曼卿！一呼。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

之平生；喚起下文。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鋤耕切而埋藏於地下者，十六字一句

讀。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

莖。戶耕切。○此從生前想其死後，必當化為金玉，為長松為靈芝，必不與萬物同為朽壤也。○中間用不然一折，異快。

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燐，鬼火。但見牧童樵叟，

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擲逐而呻吟嚶嚶。悲其今日之墓。今固如

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鶴與語吾甦！生○其後日之墓。此自

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又牽自古聖賢皆然，呼應有情。

嗚呼曼卿！三呼。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臨了又一折。而感念疇昔，悲涼悽

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自述傷感，歎歎欲絕。尙饗。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

阡。瀧岡，在江西省永豐縣，阡，葬也。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提出緩表之故，包下種種恩榮。修不

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

成人。爲下告之發端。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

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

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十四字一句讀。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反跌一句。吾於汝父，知

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起下能養有後。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

父之能養也。去聲。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

有後也。一段，敘父之孝親裕後。

善必歸親，褒崇先祖，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寫出，不事藻飾，而語語入情，祇覺動人悲感，增人涕淚，此歐公用意合作也。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淺語，更覺入情。吾始一一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頓宕。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一段承寫孝親。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仁人之言，纏綿悱惻。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劍，猶負也。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謂死獄求生之語。○述至此，不勝酸楚。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描情真切。其施於外事，吾不能

知補筆。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

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一段承寫裕後。汝其勉之！夫養不

必豐，要平聲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

汝父之志也。總束數語，有收拾。○以上並太夫人之言。修泣而志之，不敢忘。結受母教。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真宗年號。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

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一段詳崇公仕宦年葬。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

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一段詳太夫人氏族德爵。自其家

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

薄，所以居患難也。」的是名言，又似逆知後來遷謫之事。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

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段，又表太夫人安於儉薄。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

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帶點太夫人年壽。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詳記年數，應起手六十年句。自登二府，天子

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

仁宗年號。

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

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一段，敘出自己出處

及歷朝寵錫。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

此段歸美祖先，方入己意。

「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

速有時，此理之常也。

名言至理，足以訓世。

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

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

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總贊前人。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總收父母教訓，言約而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結出己之立身，本於先澤，最得體要。

熙寧神宗年號。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

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威公即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桓爲威。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

通篇總是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伏照應，開闔抑揚，立論一

國富強，諸侯不敢叛。功案。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

層深一層，引證一段緊一段，似此卓識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

子爭立。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實六公子；桓公病，各樹黨爭立。其禍蔓萬延。

訖簡公，齊無寧歲。禍案。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

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接上生下。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

曰鮑叔。鮑叔薦管仲，桓公用之。○承功所由起，是客。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

而曰管仲。承禍所由兆，是主。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

用之者，威公也。責威公是客。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

卯，彼威公何人也？句含蓄。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責管仲是主，事見下文。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

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

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對曰：

「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

子，三子專權。○入管仲罪處，全在此段，以下反覆暢發此意。

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

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

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

以彈冠而相慶矣。須看有無二字意。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

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轉換警策。不

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

悉數而去之耶？此轉更透。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斷句有關鎖。因威公之間，

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

不言可也！此段設身置地代仲爲謀，論有把握。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

公，其臣狐偃、趙衰、先軫、陽處父。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子。之虐，不如孝公威公子。之寬

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

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晉以有賢而強。威公之薨也，一敗塗

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

齊以無賢而敗。○此把管文來照齊桓，方知管仲無

所逃責。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

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

威公

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見非天下無賢，正罪仲不能薦。

仲之書，

汗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

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

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強；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

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

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

據仲之書，竟以爲無賢，故以爲不

足信。吾觀史鱈

秋○卽史魚。

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

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仕蘧，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

舉矣。」其子從之，蘧公用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於是命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

蕭何且

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引二人俱臨歿時進賢切證。

夫國以

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

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結語冷絕。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引成語起。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惟靜

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姦論，譏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流毒寰宇，見微知著，可爲千古觀人之法。

故能知幾，此先生自負之言也。○開端三句，言安石必亂天下，但靜以觀之，自見虛虛冒起全篇。月暈運而風，礎潤而雨，礎，柱下石也；月旁昏氣曰暈，柱礎生汗曰潤。人人知之。天地陰陽之事，人無不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闕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人事理勢，較天地陰陽，則爲易知。而賢者有不知，歐陽公亦勸先生與荆公遊。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常人尙能知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反不能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蓋其心汨于好惡利害，而不能靜也。○此段特申明起手三句意。

昔者引證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晉惠帝時，王衍

爲尙書令，樂廣爲河南令，皆善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

汾焚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唐德宗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有才辯，悅之時，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惟杞至，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對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

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理有固然。以吾觀

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至不求，與物

浮沈。無盧杞之陰險。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反照

神宗，伏下願治之主。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

言語不足以眩世。無王衍之虛名。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反照神宗，伏下願

治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雖理有固然，非事所必至。○此段

申言衍杞之姦未甚，特其遇惠帝德宗而爲亂耳，正形安石爲極姦。

今有人暗指安石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

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有王衍之虛名。而

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有盧杞之陰險。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

勝升言哉？厥後卒生靖康之禍，直是目見，非爲懸斷。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緩此人

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囚

不櫛首，居喪者，不洗面。○明指安石。此豈其情也哉？從恆情勘出至姦，所謂見微知著者以此。凡事之

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刃易牙開方是也。注見管仲論中。○拓開一步。以

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緊入本人。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

而用之。料定神宗。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應上二子

容有未然意。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不欲有功，恐致傷人也。使斯人而不

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

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寧願安石不見用，使天下以吾言爲過，毋願安石用，使天下

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也。○結得淋漓感慨。

心術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

瞬；

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第一段言為將當先治心。○此篇每段自為節奏，而以治心

為主。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

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第二段言舉兵當知尚義。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

烽燧，嚴斥堠。

後○烽燧所以警寇，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斥，度也；堠，望也；以望烽火也。使耕者無所顧

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

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

雖平敘自歸重養心。

故士常蓄其怒，

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

此篇逐節自為段落，非一片起伏首尾議論也；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段落鮮明，非井有序文之善變化也。

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第三段，言議戰當猶所養。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第四段，言將與士當得智愚。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墜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後漢炎興元年，魏將鄧艾入蜀，自陰平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懸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白裘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遂至成都，後主禪出降，漢亡。

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

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此段，就上段分出，申說智字。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

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

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第五段，言主將當知理勢節三者。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僕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第六段，言主將當善用長短之術。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喻有所恃。徒手遇蜥蜴，昔蜴，亦變色而卻步。喻無所恃。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案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此喻不可徒恃，比前喻更深一層。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第七段，論有備無患之道，而以善用兵者以

形固終焉。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前敘事後議論
敘事古勁而議

論許多斡旋回

護尤高末一段

寫像處說不必

有像而亦不可

無像三四轉折

殊爲深妙系詩

一結更見風雅

遺音

至和仁宗年號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四語

寫出將亂光景。

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

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

惟朕一一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閒其命往撫朕師！」代天子言便是天子氣

象且語語爲下伏根。乃推曰衆推也「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

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伏根使謂郡縣「寇來

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

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敘事簡嚴實而不俚眉陽蘇洵言於衆

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

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有亂急無亂弛卽上不可以武競不可以文令意惟

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敲，溪未墜於地，敲，不正也。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

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得坐鎮之體，卽上歸屯撤守意。爲天子

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以下至不忍爲也，皆述張公之言，發揮本

意。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

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丙息之民，而以碓榘斧

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

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

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

律之外，以威劫齊民，齊等之民。吾不忍爲也。』此段議論皆從上敘事中發出，雖稱道張公實

回護蜀人，蓋先生本蜀人，不得不回護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

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收拾前文，下乃拈出畫像意。

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疊下三

在字錯落有致。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先作一折。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此段就人之至情上，曲曲寫出留像意，文勢激昂筆墨精采。

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視○數語應篇首，以起頌揚意。系係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捨武臣謀夫不用，而特用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

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暨暨，果毅貌于于，徐行貌。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挑桑，秋爾滌場。條，枝落也。○此乃是常

是歸屯撤守實際。

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

淵淵；駢駢，並茂也；淵淵，鼓聲平和不紊怒也。○就歸屯撤守寫。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媢媢，

閨闈閑閑；有童哇哇，蛙亦既能言。媢媢，美好貌；閑閑，自得貌；哇哇，小兒初學語也。昔公未

來，期汝棄捐，倒轉二句妙。禾麻芄芄，蓬倉庾崇崇，芄芄，美盛貌。嗟我婦子，樂此歲

豐！是歸屯撤守後效。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轉到公歸留像。

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象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

師，公像在堂。結有餘韻。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此坡公應試文也，只就本旨從疑上全寫其忠厚之至，每段述事而斷以婉言譬語，天才燦然。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一篇主意在此一句。○總言以咏歎起，另是一種起法。有一善，從

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

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一意翻作兩層。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吁，歎其不然之辭；俞，應許之辭也。○應上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此言盛時之忠厚。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

以祥刑。呂刑：告爾祥刑，刑凶器，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其言憂而不傷，威而

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此言至衰世而

忠厚猶存。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賞而疑，則

寧與之；當罰而疑，則寧不致罰。○就疑處見出忠厚來，篇中不出此意。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

堯用刑之寬。皋陶曰二句，諸生疑不知其出處，及入謝，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耳！」歐公大笑。

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方命，逆命而不行也；圯族，猶言敗類也。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

人而從四岳之用，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獨舉堯以爲舜禹湯文武之

例，刑賞忠厚，意便躍然。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罪可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責。嗚呼！盡之矣！引經頓住。下乃暢發題旨，得意疾書，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至理快論。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又振起。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

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又將刑賞振宕一番，下便一轉而入，快利無前。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升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

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到底不脫疑字。以君子長者

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應前。故曰：「忠厚之

至也！——一句點出，文氣已完，下作餘波。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祉，喜也。遄，速也。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引詩引春秋

亦見同歸於忠厚，深著夫子作春秋之意，有得於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

范增論

蘇軾

前半多從實處發議，後半多從虛處設想，只就增去，不能早處層層駁入，段段迴環變幻，無端不可測識。

漢用陳平計，閒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略一揚。獨恨其不早耳。「劈下一斷，作冒。然則當以何事去？」故作問。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故作問。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

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故作答。〇故作問答，以起下正意。易曰：『知幾其

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線〇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霽自上

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〇先引詩易語，文勢不迫。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一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乃爲項羽所殺。〇通篇只一句斷盡。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爲名，時二人已死，陳

涉詐稱以感動人心。〇借陳涉引起項氏。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

也，以弑義帝。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

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陰使人弑之。〇此言楚之盛衰，係於義帝之存亡。且義帝之立，增

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

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此言義帝之存亡，關乎范增之禍福。羽之殺卿子冠軍

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三人生死去

就，最相關涉，推原出來，正見增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時也。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

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反振二句，結過疑增，不待陳平意。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借遣沛公引起

識卿子冠軍。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歎

義帝之賢，以起羽與義帝，勢不兩立。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

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申上羽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之兆句。增始勸項梁立

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

爭而不聽也。空中著想妙。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申

上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句。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救趙時，項羽爲次將，

范增爲末將，故曰比肩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

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代增處置一番。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

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實增之不能知幾，由於不明去

就之分，最有關鍵。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

也哉！結尾作贊歎語，盡抑揚之致。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伏能忍。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不能忍者。天下有大勇者：

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

也。能忍者。○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

楚人謂橋爲圯。史記：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墜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殿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約後五日，平明會圯上，怒良後至者，再，最後出一篇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良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

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復見。○入事。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

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

人皆以受書爲奇事，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撇開，拏定忍字發議論，滔滔如長江大河，而渾浩流轉變化曲折之妙，則純以神行乎其間。

亦已過矣。看老人事，非渺茫鬼怪，特作翻案妙。且其意不在書，深入一層發議，此句乃一篇之頭也。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

滅者，不可勝數。升數，上聲。雖有賁育，孟賁，夏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

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有大勇者當此時，自能忍之。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

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

已危矣。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欲爲韓報仇，求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

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十日弗獲。○此正不能忍之故，先抑一筆。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

哉？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

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兩刺客。之計，以僥倖於不死，再抑一筆。此圯上老

人所爲深惜者也。惜其不能忍。是故倨傲鮮，上聲，腆，忝。而深折之。鮮，腆，言不爲禮也。彼

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段見老人以一忍

字，造就子房，是解上文意，不在書一句。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

用其民矣。」遂舍之。

鄭伯能忍。

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

而不倦。

句踐能忍。

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

此下又提前語申論之前，只虛括，此乃實發。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

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

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

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子房之於老人，可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矣。

雖有秦皇項籍，亦不能驚而怒之也。○此段極寫子房之能忍，因以見其爲天下之大勇。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

忽推論到高祖項籍，正欲說歸子房。

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

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

高祖能忍，由于子房教之，所謂忍小

忿而就大謀者，以此。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

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淮陰侯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因

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齊王。○舉一事，以明子房教高祖能忍。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

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

去聲。史記留侯世家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

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淡語作收，含蓄多少。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

才也！

賈誼，雒陽人，年二十餘，文帝召以為博士，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

之。乃短賈生，帝于是疏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拜為梁王太傅，因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

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帝雖納其言，而終不見用，卒以自傷哭泣而死，年三十三。○一起斷盡立一篇

主意。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

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

賈生有用世之才，卒廢死於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疎閒絳灌舊臣而為之痛哭，故自取疏，嗚如此所謂不能謹其所發也，未以符堅用王猛責人君以全賈生之才，更有不盡之意。

自取也。

以其不能待且忍，故云自取。○申不能自用其才句。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

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

有所爲耶？

冷語破的。

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

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

荆，楚本號，將適楚。

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

得君勤，一引。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

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愛君厚，一引。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

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

至也。愛身至，一引。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

矣。得此一鎖，方可接到賈生。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此段說出得君勤，愛君厚，愛身至，必如是始可以無憾。摹寫古聖賢用世之不苟，以責賈生，見得賈生欲得君甚勤，但

愛君不厚，愛身不至之故耳。故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也，甚有意味。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帝初封代王，孝惠無嗣，大臣迎立之，始至渭橋，太尉

勃跪上天子璽符。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高后時，諸呂欲危劉氏，大將軍灌嬰與

齊王襄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

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

新，亦已難矣。此特先言其上疏中之意。○此段發明賈生不善用才之故。

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恣而深

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

可以得志。乃代為賈生畫策。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賈生，覺治安等篇，

俱屬無謂。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有「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句。縈紆鬱悶，同躍

然有遠舉之志；有「子獨抑鬱其誰語，鳳縵縵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等句。其後以自傷

哭泣，至於天絕。梁王騎墮馬而死，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是亦不善處窮者也。

不善處窮，即不能自處意。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

其變，而自殘至此。文情開宕。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總

斷二句是不能用漢文之本，一字一惜。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

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 扶 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

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秦王苻堅因呂婆樓只招王

猛一見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乃以國事任之。○借苻堅之能用王猛，正歸過漢文不能用賈生，此一

轉，尤妙。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

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二十一字爲一句。○補出人主當憐才意。而

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仍歸結到本身上去，雙關作收，深情遠想，無限低徊。

鼂錯論

蘇軾

此篇先立冒頭，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

然後入事，又是一格；鼂錯之死，人多歎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之論發前人所未發，有寫錯罪狀處，有代錯畫策處，有爲錯致惜處，英雄失足千古興嗟，任大事者，尙其思堅忍不拔之義哉！

帝時諸侯強大。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開起而強爲之，則

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狃，習也。○圖、暗說鼂錯建言削諸侯。惟仁人君子，豪

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三句爲一篇關鍵。此固非勉

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暗說鼂錯非其倫。○一段是旨。

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

然後有辭於天下。此所謂出身犯難。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暗說錯居守。使他人

任其責，此暗說使天子將。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暗說誅錯。○一段是承。○以上兩段，描畫通篇大意。

昔者鼂潮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竝起，以誅錯

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景帝三年鼂錯患七國強大請削諸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

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合兵反，罪狀鼂錯，欲共誅之。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

而身居守，袁盎素與錯有隙，因言惟斬錯可以謝諸侯，帝遂斬錯東市。○入事。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

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句斷定，全篇俱由此句發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

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惟堅忍不拔故能從容以收功，伏下徐字，反照下驟字。昔禹

之治水，繫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會冒衝

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

功。借禹作證，爲立論之根。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不能徐爲之圖，其爲變豈足怪哉！

不能前知其當然。

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

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一句指出錯錯破綻，通篇從此發議。且夫

發七國之難者，誰乎？緊喝一句。已欲求其名，應前求名。安所逃其患？應前禍字。以自

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

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斷盡錯與袁盎何與耶。當此之時，

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承上遞下。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

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正見受禍皆

錯自取。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翠礪，火入水爲淬；礪，磨也。東向而待之。

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閒哉？此

段是代爲錯計，作正意收住。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又喚醒。使錯自

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到底只責其不自將，收足出身犯難意。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

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收上錯有以

取之句。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卷十一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

鴟鴞，國風篇名。周公

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君

奭，國書篇名。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劈頭歎周公起，奇絕。及

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

問答。夫子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

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接手又羨孔子更奇。○通篇以樂字為主。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

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

此書敘士遇知
己之樂，遂首援
周公，有管蔡之
流言，召公之不
悅，以形起，而自
比于聖門之徒。
坡公之推尊梅
公，與陰自負意
亦極高矣。細看
此文，是何等氣
象，何等采色，其
議論真足破千
古來俗腸絕妙。

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

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雙收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處亦高。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

韓愈之徒。先出歐陽公。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次出海公。

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

樂其樂也。歐梅之樂，只虛寫妙。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卽作詩及詞賦之類。求升斗之

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欲寫其得見先寫其

不得見，文勢開拓。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

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

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此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

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共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周所爲。子周，文忠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不爲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己處。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

舊爲之請屬，祝而嚮之十餘年，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以上

敘歐梅之識拔，自己之遭遇，極爲淋漓酣暢。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

賤。應在富貴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占地步多少。苟其僥一時之

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自東坡

說出自己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引成語四句收住。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

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未復以樂乎斯

道，專頌梅公是樂字結穴。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拆開倒點出，已盡一篇之意。古者有喜，則以

名物，示不忘也。

釋所以志喜之意。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

唐叔以餽周公于東土，周公嘉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爲元鼎元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引古爲證。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

樹，以爲休息之所。先記作亭。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

縱一筆下，便可用旣而字轉，文始曲折。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

跌一句，借憂字，形出喜字。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

又跌一句。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次記雨。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

慶歌忭，三字易法。憂者以喜，病者以愈。次記喜。而吾亭適成。

緊接此句妙，雨更不可不喜喜更不可不志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開出波瀾。曰：「五日不雨，可乎？」一更五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卽小見大，以無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輕舉而蕩漾，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通篇只是興成
廢毀二段一寫

日也。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更十日也。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邪？以無雨之可憂，形出得雨之可樂。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邪？應前示不忘結住。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如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一眼注著亭，卻不肯一筆便說亭。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歌非餘文，蓋喜雨固必志，而志喜雨何故卻於亭，此理還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凌虛而起。四方之山，莫

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樂，然在我有足恃者，何不樂之有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故以至理出爲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

高於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麗附也。以至近求

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

理有不當然者，應宜若句。此凌虛之所爲築也。點出臺。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

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

而見其髻，計也。曰：「是必有異。」敘未築臺之先。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

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

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此敘既築臺之後，恍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之意。公曰：「是

宜名凌虛。」一點出名臺。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點出作記。軾復於公

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提句，寄想甚遠。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

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邪？臺從無而有，是說興成。廢興

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自有而無，是說廢毀。

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祈年臺，皆宮名。其南則漢

武之長楊五柞；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

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

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例興成。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

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例廢毀。○燕甲令

古唏噓感慨，欲歌欲泣。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

來者歟？推進一層說。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

在乎臺之存亡也。託意有在，而不說出妙。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提出樂字，乃是一篇主意。非必怪奇偉

麗者也。鋪糟啜醢，癡○醢，薄酒。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

安往而不樂？此卽疏食飲水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意。○一起便見超然。夫所爲求福而

是記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

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指富貴利達。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不超然則不樂。是謂求禍而辭福。福可喜，禍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多悲，少樂，

是求禍辭福也。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蓋蔽也。承上起下。

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反超然說。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

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即孟子勿視

其巍巍之意。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喻眼界之小。是以美惡橫生，而

憂樂出焉。可不哀乎！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錢塘屬浙江杭州。膠西，即膠州，屬山東萊州。○至此入題。釋舟楫之

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采椽不斷。背湖山之觀，而

行桑麻之野。安得超然。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

索然，日食杞菊。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安得超然。人固疑予之不樂也。反跌一句，起

下文。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正寫己之安往而不樂。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

高密之木，安邱、高密，乃二縣之名。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

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敘完作臺事。○上寫因樂而有

臺下寫因臺而得樂放意肆志四字，正爲樂字寫照，上下關鎖。南望馬耳常山，二山名，秦漢間，高人多隱於

此。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南而其東則盧山，即秦始皇遺盧生入

海求羨門子高者。秦人盧敖，秦博士。之所從遁也。東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

君履，南至于穆陵，即指此地。隱然如城郭，師尙父，太公。齊威公，即桓公。之遺烈，猶有存

者。西北俯瀰水，韓信與龍且戰，夾瀰水而陣，即此。慨然太息，思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之功，而

弔其不終。北○憑今弔古，感慨淋漓。超然山水之外。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寫臺

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寫人。擷賢入聲。園蔬，取池魚，

釀娘去聲。秫衛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擷，捋取也。釀酒爲醪，秫，稷之黏者，即

今糯米也。滄、麤熟而出之也；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糲也。○寫人與臺之日用平常。○樂字一振。方是時，予

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點臺名字。以見予之無所

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應前安往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神宗年號。十年秋，彭城彭城，今之徐州是。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

水及其半扉。雲龍山，在州城南，張天驥隱此。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

六○麓，山足。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先點作亭。彭城之山，岡嶺四合，

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承寫因異境作亭。春夏之

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又從異境上摹寫

一番。山人有二鶴，甚馴馴，馴習也。而善飛。馴，馴習也。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

如，或立於陂田，卑田，澤障曰陂。或翔於雲表，暮則係素，素，向也。東山而歸。故名之

記放鶴亭卻不好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額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見得兩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曰放鶴亭。次點名亭。○二段敘事，錯落多致。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藏飲酒二字

作後案。

挹山人而告之，挹酌也。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

易也。」三句是一篇綱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爻辭。言九二中孚之實

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鶴鳴于幽隱之處，而其子和之也。

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於

天。」詩小雅鶴鳴之篇。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于九皋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

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

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

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

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狄人伐之，欲禦之，皆曰：「公有鶴，何不只禦敵，乃煩吾爲？」遂亡國。

周公作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醜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周公作

酒誥以教之。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卽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抑戒以自儆，其三章云：「顛覆

厥德，荒湛于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

名後世。

晉劉伶阮籍崇尙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許康爲竹林七賢。○引鶴

從上名亭來；引酒從上飲酒來。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

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

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應上隱居之樂，三句遙想遠韻，筆勢翻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仍就山人作收。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

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歌放鶴。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

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歌招鶴。

石鐘山記

蘇軾

舟人不曉石鐘
命名之故始失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彭蠡，卽鄱陽湖。○引水經起，更典實。鄱

於舊註之不詳，繼失於淺人之俗見，千古奇勝，埋沒多少，披公身歷其境，聞之真察之詳，從前無數疑案，一一破盡，爽心快目。

元鄒道元注水經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一說。是說也。

人常疑之。人疑。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一駁，伏下節

字案。至唐李渤少室山人唐順宗徵為左拾遺稱疾不至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

而聆之，南聲函胡，宮音。北音清越，商音。枹浮止響騰，餘韻徐歇。枹，鼓槌也。自以

為得之矣。一說。然是說也，余尤疑之。余疑。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

而此獨以鐘名何哉？一駁，伏下陋字案。

元豐神宗年號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齊安臨汝皆邑名。而

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時公之長君蘇邁為饒州府德興縣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

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此即

李勃之故智。余固笑而不信也。仍然是疑，轉下有勢。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

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骨聞人

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

鶴鶴也。」一段點綴奇景，慘澹淒其，使人毛髮，伏下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句。余方心動欲還，

折筆妙，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噌吰，鐘聲。舟人大恐，徐而察

之，則山下皆石穴罅，罅，去聲。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

此也。一處見聞得其實。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窾坎，鏗聲；鞳，鼓聲。與向之

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兩處見聞，乃始得其實。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

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無射，周景王所鑄鐘名。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魏

獻子，晉大夫。○兩處石聲，與古鐘聲無異。古之人不余欺也。」始知古人以鐘名石爲真不謬。事不

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人謂石置水中不能鳴，蓋臆斷耳。酈元之所見聞，殆

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備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

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破人常疑之句。而陋者乃

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破余尤疑之句。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

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結出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韓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爲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之歿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東坡。極力推尊文公，豐詞環調，氣韻光采，非東坡不能爲此。非韓公不足當此。千古奇觀也。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

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遺，忽得

此兩句，是從古來聖賢遠遠想入。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用是皆二字接，包括古

今聖賢多少。其生也，有自來；生不苟生。其逝也，有所爲；死不苟逝。故申呂自嶽降，大雅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卽呂也；書呂利，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申，申伯也。○生有自來，傳

說爲列星，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逝有所爲。古今所傳，不可誣也。略証頓

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忽然提出氣字來。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

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猝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

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一遇是氣，則富貴智勇辨，皆無所用，纔

見浩然。是孰使之然哉？頓上起下，有力。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

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疊四語，刻畫氣字。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上言古今聖賢歿後必爲神，是一篇之總旨。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之

盛，輔以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而不能救，折入。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磨

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公排異端，明天道，正人心，布衣而挽回世教，其功尤烈。蓋二百

年於此矣。宥句得神。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而道濟天下之溺，公

原道等篇，與衍宏深，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迎佛骨入禁中，公上表極諫，

帝怒，貶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帥弘正，而立王廷湊，詔公宣撫，衆皆危之，公至，對廷湊，力折其

黨。○四句說盡韓公之一生。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應前結住，下提筆

再起。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可以智力勝。惟天不容僞，必以精誠感

○總二句。智可以欺王公，人不可以欺豚魚。易中孚，彖曰：「信及豚魚。」○天。力可以得

天下人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天○四句承上生下。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

之雲，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

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天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謂貶潮州。○人能

馴句鱷魚之暴，時潮州有鱷魚爲患，公爲文投水中，是夕暴風震電起于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徒六百里。○天

而不能弭米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憲宗得公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鏞忌公，奏改袁州，李

逢吉因臺參之事，使公與李紳交鬪，遂罷公爲兵部侍郎，是不能止謗也。○人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

百世，謂潮州立廟祀公也。○橫插一筆。○天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

察推官入仕，貶陽山，貶潮州，移袁州，行軍潮州，宣撫鎮州，則是不能一日在朝也。○人蓋公之所能者，天

也；其所不能者，人也。一點便灑，應上人無所不至，二句收住。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

延及齊民；齊等之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記公事于潮。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

凡有求，必禱焉。

記公事于潮。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

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

元祐哲宗年號。

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

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

聽

其所令。民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

記新廟下忽作辨難文情湧起。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不及一年而卽去。

沒而

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

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何嘗不在潮。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

愴，鬼神精氣蒸上處是煮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

在是，豈理也哉！」何嘗專在潮。○先前提撥，妙解妙喻，元豐神宗年號。元年，詔封公昌黎

伯昌黎郡名。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此處點出廟門上額。潮人請書其爭於石，

點出碑。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手抉淵

入聲。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謂公以手扶開雲漢，分爲之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天孫織女也；言若織女爲公織，如雲錦之裳。○此言公之文章，自天而成。飄然乘風來帝旁。飄飄然乘

高風而降自上帝之側。下與濁世掃粃糠。濁世粃糠，喻世俗文章之陋。○此言公從天而降，爲一代詞章之

宗。西遊咸池略扶桑。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謂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於扶桑

日拂之方。草木衣被昭回光。公光輝發越，被及草木，猶日月之昭回于天，而光明也。○此極言公之光被

四表，而爲民物之所瞻仰。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皆是唐之詩士，公與之追逐參列翱翔于其間。汗

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同名於時，而不及公遠甚。汗流者，言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其退避奔走

而僵仆也。滅沒倒影不能望。日光沖激，謂之滅沒；反從下照，謂之倒影。喻公之道德光輝炫耀，奪目人不能

擬而望之也。○此言公之文章道德，大莫能及。作書詆佛譏君王。謂佛骨表。要觀南海窺衡湘。

公被謫潮州，跋涉嶺海，是謂要觀南海，窺衡山湘水。歷舜九疑，弔英皇。九疑，山名，在蒼梧零陵之間，舜

所葬處；英皇，堯女娥皇女英也；從舜南狩，道死衡湘之間，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皇娥女英之靈。○此言公謫潮及所

經歷之處。祝融先驅海若藏。南海之神曰祝融，海若亦海神，公涉嶺外海道，祝融爲之先驅於前，而海若亦

率怪物以斂藏。約束蛟鱷如驅羊。謂驅鱷魚之暴。○此言公之德足以感神，威足以服物。鈞天無人

帝悲傷，九天中天曰鈞天，言大鈞之天無人，而上帝爲之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特遣巫陽謳吟以

下，招文公。○此言公沒，仍歸帝旁。爆薄牲雞卜羞我觴。爆薄，牲雞卜，羞我觴，爆性，即犂牛；雞卜，嶺表凡小事必用雞骨以下之；

進也；言祭以爆牲雞卜之薄，而進我之觴，所以表其誠也。於烏餐荔丹與蕉黃。公羅池廟碑：荔枝丹兮蕉黃，

爲迎送柳子厚之歌。東坡引用其語以見潮人祭公亦如公之祭子厚也。○此言廟中陳祭之品。公不少留我

涕滂，傷公之歿。翩然被髮下大荒。韓公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東坡用此語，蓋祝其來享

也。○歌詞踴厲發越，直追雅頌。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筭子

蘇軾

臣等猥委以空疎，備員講讀。時任翰林，與呂希哲范祖禹同進。聖明天縱，學問

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自謙

引起。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

東坡說宣公便學宣公文章，諷勸鼓舞，激揚動人，宣公當時不見知于德宗，庶

幾今日受知于陛下與其觀六經諸子之崇深不如讀宣公奏議之切當尤使人主有欣然嚮往恨不同時之想。

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設一確喻，便可轉入宣公奏議。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極贊宣公。但其不幸，仕不遇時，便發感慨。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舉奏議中大要言。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

膏肓。

荒○肓，膈也；心下爲膏。左成：晉景公疾病，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

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

太宗年號。可得而復。反振作頓，起下仁宗常用宣公之言。

臣等每退自西閣，蛤卽私相告語，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

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取善不必以時代拘。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

文爲之太息。漢文帝謂馮唐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

「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拊髀曰：「我獨不得頗牧爲將，何憂匈奴哉？」魏相條鼂潮董之對，

則孝宣以致中興。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使宣行事，及鼂錯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上任用

焉。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此段勸勉仁宗聽信之意，最爲婉切。

夫六經三史，史記及兩漢書爲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

言六經幽遠，末學子史。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

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以經史諸子，形出奏議，深明宣公之論，使於

觀覽推行。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

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直寫乞校正

進御之意。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前赤壁賦

蘇軾

欲寫受用現前無邊風月卻借

壬戌元豐五年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建安十三

吹洞簫者發出一段悲感然後

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備求救于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議以鬪艦載荻柴先以書詐降時東

痛陳其胸前一片空闊了悟風

南風急蓋以十艦著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火發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敗石壁皆赤赤壁有二惟蒲圻係

月不死先生不亡也

西北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至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先賦風

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謂月出詩中窈窕一章少焉月出於東山

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斗牛二星○次賦月○風月是一篇張本白露橫江水光接天

寫秋景二句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一葦謂小舟也葦葉葭之屬詩經衛風誰謂河廣一

葦杭之浩浩乎如馮平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飄飄乎

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道家飛昇遇舉謂之羽化○賦領受此風此月者一路都寫樂景於是

飲酒樂甚點出樂字扣舷賢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船中前推曰槳後推曰

棹。擊空明兮泝素流光。搖槳曰擊。月在水中，謂之空明。逆水而上曰泝。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渺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謂同朝君子。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微意也。客有吹洞

簫者，無底者謂洞簫。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

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嫠婦，寡婦也。忽因吹洞簫，發出一段悲

歌感慨，便起下愀然意。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一生出後

半篇文字。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先引昔之所誦詩。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

鄂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西。山川相繆，同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繆，繞也。周瑜字公瑾，曹操呼為周郎。此謂曹操為周瑜敗於赤壁。○現指今所遭境。方其破荊州，劉琮降。下

江陵，言自江陵以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醴酒臨江，橫

槩賦詩，醴，酌酒也；槩，矛屬。曹氏父子，鞍馬閒為文，往往橫槩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

哉！一段，借曹公發端，其傷心卻在下一段。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

鹿駕一葉之扁舟精舟，小舟也。舉匏樽以相屬祝。匏樽，酒器之質者。寄蜉蝣於天地

渺滄海之一粟蜉蝣，小蟲；名渠略，朝生暮死。○無有曹公舳艫千里，旌旗蔽空之象也。哀吾生之須

臾，羨長江之無窮承上而今安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遐想此事。知不

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終無可奈何也，故借此意於悲聲之中。○以上擬客發議，以抒下文。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現前指點。逝者如斯，客所知。而未嘗往也；

客所未知。○此句說水。盈虛者如彼，客所知。而卒莫消長也。客所未知。○此句說月。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瞬，目搖也。○客所知。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客所未知，羨字應上。○即水月天地以自解，見得天

地盈虛消長之理，本無終窮，況眼前境界自有風月可樂，何事悲感。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

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推開一步。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

風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

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曰：「況吾與子，」此曰：「而吾與子，」一酬一對之間。

差卻境界多少。客喜而笑，客轉悲而喜。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籍相與枕

藉謝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結出人自在。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承上篇。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

公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號

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堂以大雪中爲之，故名。○此似寫不必定遊赤壁。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

黃泥坂，雪堂至臨皋之道也。○寫不必定約某客。霜露既降，木葉盡脫，賦十月。人影在地，仰見

明月，賦望。顧而樂之，行歌相答。賦自本欲歸，客亦偶從。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

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仍用風月二字，乃坡公一生襟懷。客曰：「今者薄

博暮，薄，迫也，迫晚曰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客創逸興。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婦

更湊趣。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泛舟復遊。○敘出復遊之端，最有頭緒。江流有

前篇寫實情實景從樂字領出歌來此篇作幻境幻想從樂字領出歎來一路奇情逸致相逼而出與前賦同一機軸而無一筆相似讀此兩賦勝讀南華一部。

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狀景寫情字字若畫。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

不可復識矣。感慨多少。予乃攝衣而上，舍舟登岸。履巉巖，巖巖高危也。披蒙茸，或○披，開

也。蒙茸，草卉叢生也。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者，踞而坐之。登虬龍，東龍，草木之有類於虬龍者，登而援之。攀

栖鵲骨之危巢，鵲，鷹屬。夜則宿于危巢，吾仰而欲攀之。俯馮夷之幽宮，馮夷，水神；息於深淵之幽

宮，吾俯而欲窺之。蓋一客不能從焉。上六句，又添此一句，寫盡崎嶇險仄。劃然長嘯，嘯，噉口出聲，以

舒憤懣之氣。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寫出蕭瑟景況。予亦悄然而悲，蕭然

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先生至此亦不能不知難而退也。反而登舟，舍舟登舟。放乎中流，

聽其所止而休焉。賦出人自在。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

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此爲空中著想。須臾客去，予亦

就睡。舍舟登岸。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

之遊樂乎？」應樂字。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

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寤。借鶴與道士，寄寫曠達胸次。開

戶視之，不見其處。豈惟無鶴無道士，并無魚，并無酒，并無客，并無赤壁，只有一片光明空闊。

三槐堂銘

蘇軾

起手以可必不可必兩設疑局，作詰問體。次乃說出有未定之天，有一定之天，歷世數來，乃見人事既盡，然後可以取必於天心。此坡公作銘微意。王氏勳業與槐俱萌，實與此文而俱永。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入手便作疑詞，文勢曲折。吾聞之申包胥楚人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引證。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判斷極得。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即物以驗之。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不必待其已報而後定。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此句便是入題筆勢。國之將興，暗指宋。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暗指晉國。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暗指魏公。○先虛虛說起。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祐顯於漢

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厚施。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

容於時。不食其報。蓋嘗手植二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未定之

天。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王旦。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俱年號。之間，既定之天。

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

之福。

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跌宕。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

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

也。前言其可必也審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正是決詞，以應天可必乎之說，轉盼有情。吾不及見魏公，而

見其子懿敏公，王素。○寫世德子孫，故又添出一世。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

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

此言王氏之得天未已，意思唱歎不盡。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云○唐人者，又請李栖筠作陪。其

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且說同。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

與王氏等且說同。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請李栖筠，乃只爲此句也。由此觀之，

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此又借一相近人出色一番。懿敏公之子翬，拱與吾遊，又添出一世。

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勁收結健。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銘意言種槐卽是種德。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一句伏案。少時慕朱家郭解，俱漢時游俠。爲人閭

里之俠，皆宗之。好俠，是一篇之綱。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仍是俠。然終

不遇。總是寫豪俠氣槩，便伏下使酒好劍輕財一段。晚乃遯於光黃閒，曰岐亭，伏岐亭相見。庵

前幅自其少而壯而晚，一一順敘出來，中間獨念方山子一轉，由後追前寫得

十分豪縱，越不見與前重複，筆墨高絕。末言舍富貴而甘隱遁，爲有得而然，乃可稱爲真隱人。

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伏山中人。

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

子。後漢書：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采穀爲之。○方山子，是想像得名。

余謫居於黃，謫黃州監稅。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

常也！一句姓名，並點出。何爲而在此？」此驚怪之詞。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

至此者。緊接甚妙，真似一時適見之光景。余告之故，皆以謫居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此是逼

真隱士行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描寫隱居之真樂，

刻畫入情。余既聳然異之。一頓便作波瀾。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

土。追敘其俠。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

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游俠之態如畫。因與

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得此一轉，更見悲壯。今幾日耳，精

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應前山中之人，喚起有得意。然方山子世

有勳閥，伐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一跌。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二跌。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掉轉自得意句，有聲響。余聞光黃閒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作不凡語餘波宕濤。

六國論

蘇轍

是論只在不知天下之勢一句。

蘇秦之說六國

意正如此當時

六國之策萬萬

無出于親韓魏

者計不出此而

自相屠滅六國

之愚何至於斯

讀之可發一笑。

嘗讀六國世家，史記：六國俱有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先怪六國之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次卽爲六國代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次咎當時策士，不知天下之勢，下乃發議。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

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此言韓魏爲六國蔽障，爲秦咽喉，深明天下大勢。

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收者，使之附秦也。昭王

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一反更醒。然則秦

之所忌者，可以見矣。引證以明已說之有據。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

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

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此八句只是一句。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

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邪？此切責韓魏。委

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

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此獨切責東諸侯。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

親魏以擯秦。通篇結穴下，只一意轉折而盡。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

一轉。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二轉。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三轉。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四轉。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五轉。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此段深著自安之計，在知天下之勢。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亦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感歎作結，遺恨千古。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意只是欲求見太尉，以盡天下之大觀，以激發其志氣，卻以得見歐陽公引起求見太尉，以歷見名山大川，京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以養氣旨起一篇大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閒，稱其氣之小大。一證。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

華人物，引起得見歐陽公，以作文養氣，引起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絕妙奇文。

氣。二證。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跌蕩。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申明文爲氣之所形，非親嘗者不能道此。

轍生年十有九矣；開容。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一

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三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三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 虛提以起下四段。過秦漢之故都，恣

觀終南嵩華之高；一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二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 三〇本欲說見太尉，卻自嵩華黃河京師許多奇聞壯觀說來，文勢浩瀚。見翰林歐陽公，歐陽

修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四〇又引一歐陽公陪起太尉，妙。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轉接無痕。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

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皆周宣王時人。而轍也未之見焉。一句

挽上起下。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開宕。轍之來也，於山見終

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

尉也。一齊收捲，勢如破竹。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

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此應奇聞壯觀，結束處筆力千鈞。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

其所樂。又自明志氣。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

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住意洒然。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西陵，卽黃州地。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原北合漢

沔，勉○湘沔，二水名，漢水出爲淦，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河。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

前幅握定快哉
二字洗發，後幅
俱從謫居中生

意文勢汪洋，筆力雄壯，讀之令人心胸曠達，寵辱都忘。

流浸灌，與海相若。

此在亭上覽觀江流，故從江攸起。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

齊安，卽黃州。

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

流之勝。

點字。

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倒出快哉。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

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

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

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

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

皆可指數。

上聲。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一段寫當日所見以爲快。

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睥睨，表視貌；周瑜、陸遜

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睥睨，表視貌；周瑜、陸遜

將嘗破曹操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曹休，張旅過武昌，權以御蓋覆遜出入。直騁曰馳，亂馳曰騫。○一段用往古之事，以爲快。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確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入。然至者，王披

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曰：「此獨大王

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因快哉二字，發此一段論端，尋說到張夢得身上，若斷若續，無限煙波。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快字，從其中看出，纔起得張君謫居之快來。

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

險稽計之餘，

會稽，指簿書錢穀而言。

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與上

兩其中應。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

蓬戶，編蓬爲戶，甕牖，以破甕口爲牖也。○翻跌。

而況乎濯長

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

緊收正寫快哉，何等酣暢。

不

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

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升者，烏睹其爲快哉也哉！

反結，更有餘味。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子固感歐公銘其祖父，寄書致謝，多推重歐公之辭，然因銘祖父而推重歐公，則推重歐公正，是歸美祖父，至其文紆徐百折，轉入幽深，在南豐集中，應推爲第一。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

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三句是一篇綱領。蓋史之於善惡，

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

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古之銘誌，必勒之石，或留于家廟，或置之墓前，

其義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史兼載善惡，銘獨記善，

所以異也。○此段申明與史異句。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

嚴敬也。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

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

乎史，其將安近？此段申明義近于史句。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

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

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此段

言表世銘不得實，即起下段當觀其人意。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銘以人重，此句爲通篇關鍵。苟託

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徇私則不公，惑理則失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又從觀其人，翻出公與是一語，見今世之銘，併其義之近于史者，亦失之矣。

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

也。此一轉徐徐引入歐公身上來。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公於衆人

則能辨焉。是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

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辨之甚難。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

惡能辨之不惑，而是議之不徇？而公。〇此以見必畜道德者，而後可以爲。不惑不徇，則公

且是矣。從道德側到文章。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

焉。此以見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而後可以爲。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

也。」豈非然哉？此段乃申明能盡公與是，必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下便可直入歐公。然畜道德而

能文章者，雖或竝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可直入歐公矣，偏又作此一頓，文更曲折。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千里來龍，至此結穴。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挽上

略頓。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於所可感，則往往盡與入聲。

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盡，傷痛也。○波蕩。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收轉感慨嗚咽。其

追睇希祖德，希，明不明之際也。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

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即感恩圖報意頓住；下乃發出絕大議論，正是銘與史異

用而同功。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

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

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媿以懼？遙應前段，警勸之道。爲

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

數美者，一歸於先生。銘一人而天下之爲父祖子孫者，皆知所警勸，其爲美更多于作史者。數美歸于先

生一語，極爲推重歐公者，徒爲己之祖父作感激，是猶一人之私耳。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

然。所以感歐公者，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承歐公來書之教，從而加詳。愧甚

不宣。并結出自慚意。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提蘇軾說入。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

士曰：黎生安生者。點出二生。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

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闕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

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敘出二生之文。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

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一總頓住。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

予言以爲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

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則其文必佳。于固借迂闊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讀之覺文章聲氣去理賢名教不遠。

通篇意在勉二生以行道，不當但求爲文詞。

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插入安生妙。里

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因迂闊解惑二句，生出下

兩段文字。

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自負不少。知信乎古，

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

也。迂闊至此。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疊一句妙。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

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

得罪，庸詎止於笑乎？一段答他笑以爲迂闊句。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

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

俗，必離乎道矣。此應前意，錯落有致。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

擇而取之。一段答他解惑于里人句。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照起

作結。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交不滿百字，而抑揚吞吐，曲盡其妙。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

秦。

秦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

秦獻之昭王，客有能為狗盜者，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

得，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

恐追至，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得出。○立案。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

言得士！陡然一劈。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

鳴狗盜之力哉？駭得倒。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斷得盡。○疾

轉疾收，字字警策。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別子固而以正之陪說交互映發錯落參差至其筆情高寄淡而彌遠自令人尋味無窮。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此兩提非今所謂賢人者，見其俱以古處自期也。○分提。

一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先翻同字。

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

曰：「學聖人而已矣。」次點學字。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接上相似，總點同學。○合寫。

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空中立說，句法變換，自成雋永。

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此乃醒發同學二字，先後綴映，百倍精神。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

正之蓋亦嘗云爾。此處微分主客，是又家點題法。夫安驅徐行，轡各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輔車踐也。舍一二賢人者而誰哉？寫出兩人階級，到底只用合發。

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插入自己。噫！官有守

同學一首別子固

四五

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

結出別意，同學兄弟，每每若此，言之慨然。

作同學一首，別子

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正文只此二語。

遊襄禪山記

王安石

襄報平聲。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襄浮圖僧也。始舍於其址，而卒葬

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襄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襄之廬冢也。敘出所由名。距

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通篇借遊華陽洞發揮故

先點出洞名。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伏篇末案。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

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開文生趣。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

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點前洞是實。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

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點出後洞是主。予與四人，擁火

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此乃隱下正旨在內。有怠而欲出者，曰：

借遊華山洞發
揮學道或敘事
或詮解或摹寫
或道故意之所
至筆亦隨之逸
興滿眼餘音不
絕可謂極文章
之樂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已上敘遊事，筆筆伏後議論。

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

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借此以喻學之深造。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

尙足以明也。頓宕。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

乎遊之樂也。歸結在此一句。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

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文情開拓。夫夷以近，則遊

者衆；應前洞。險以遠，則至者少；應後洞。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

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接入主意。有志矣，不隨以

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翻跌盡致，亦以曲折遞下。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

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接上擡欠句。然力足以至焉

而不至，於人爲可譏，應答其欲出句。而在己爲有悔。應悔其隨之句。盡吾志也而不

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無悔與譏，便是有得，真論學名

言。○一路俱是論遊。按之卻俱是論學。古人詣力到時，自能頭頭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予於仆碑，應篇首。

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無限

感慨。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直至此方點明學者，記意當體，收拾已盡。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點四

人結。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起手敘事，以後痛寫淋漓無限悲涼，總是說許君才當大用，不宜以泰州海陵

縣主簿終此作銘之旨也。文情若遠，令人莫測。

若遠，令人莫測。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點得有致。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略頓。寶元仁宗年號。時，朝廷開方略之選，

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

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長才屈於下位者，不

堪展讀。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一句斷後，下乃發議。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

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語固宜。

齟齬，謂不相合也。此言是另一種人提

過一邊。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

不可勝數。

似說許，又似不說許。

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稅之時，謀足以奪

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

韓非工說，而發憤于韓；李廣善戰，而終誅于漢。武千

古恨事不少。嗟夫！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收上，其妙在不說盡。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

仁宗年號。

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

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規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

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

曰：

「有拔而起之，指范鄭諸公。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

之？」
「感慨不盡。」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 卷十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提一句，作一篇之冒。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

殘上聲。道之險，一難。水有瞿唐豔衍瀨預之虞，二難。跨馬行，則竹閒山高者累

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

道上聲。栗，陸行之難。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窩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

沈，下飽魚鼈，水行之難。其難至如此！總鎖一筆。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

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極言遊歷之難，句句伏下案。嗜奇

之士恨焉。應奇字頓住。

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材有文。由中書左司掾，硯○掾官屬。屢從大將北

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仕有力。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

免敘遊蜀之難，引起庭學之能遊是正文，繼敘己之不能遊與前作反襯，末更推進一步，起伏應合如峯迴路轉，真神明變化之筆。

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皆成都人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

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述成都人物形勝，思致勃勃。庭學無不歷覽。

無處不游。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遊必有所得。於是其詩益工。

挽能爲詩一筆，道緊。越二年，以例自免歸。壯彊不老死。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

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多矣。山水一應。予甚自愧，方予少

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非材有文。及年壯可出而四

方兵起，無所投足。非任有力。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

而予齒益加耄矣。非壯彊。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此轉庭學一句，下又推開。

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

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勤

進一層，山水再應。

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

已也。應愧字結。

閱江樓記

宋 濂

奉旨撰記，故籍中多規頌之言。

而為莊重之體。

真豪闊應制文字。

明初朝廷大制作皆出先生之手。

洵堪稱為一代詞宗。

金陵為帝王之州。金陵今卽南京市。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

無以應山川之王氣。六朝謂吳、晉、宋、齊、梁、陳也。五代時徐知誥號爲南唐。逮我皇帝定鼎於

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閒朔南。暨，及也；朔南，極北與極南之地也。禹貢：朔南暨。

聲教訖於四海。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二句是立

言本旨。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

盧龍，山名；蜿蜒，龍屈伸貌；虹，蟠蜎也。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先點作樓。與民同遊觀

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次點樓名。○已上敘事，下發論。

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夫

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文如登高一呼，氣勢雄闊。當風日清，美法駕

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竹○法駕，天子車；椒，山巔也；矚，視之甚也。必悠然而動遐

思：一思字，生下許多思字。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

固；周禮夏官：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小雅：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流水亦知所向也。必曰：「此

朕櫛職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一段思

有以懷諸侯。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白接跡而來庭，蠻琛丑森切。聯

肩而入貢；舶，海中大船；琛，寶也。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

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一段，思有以柔遠人。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

炙膚皸均足之煩，農女有捋鷺入聲。桑行葉之勤；戰，凍而坼裂也；捋，取也；鱣，鱣也。必

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段，思有以子庶民。○從閱字注一思字，發出三大段議論，體裁宏遠。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

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闕夫

長江而已哉？此作一總文勢，又覺開宕。彼臨春結綺，起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

高矣，臨春結綺齊雲落星皆古樓名。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不旋踵

聞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又歎前代所建之樓，以宮殿規意。

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岷山在蜀。委蛇移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

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籤去聲。○應篇首。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

所事乎戰爭矣。前從聞字上注想，此又從江字上點綴，筆無滲漏。然則果誰之力歟？呼一句承

上起下。逢掖之士，逢掖，大衣也；儒行：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贊揚之至，得稟開體。忠君報

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邪？既頌君，又諷臣，意極周匝得體。臣不敏，奉旨撰記，欲

上推宵旰，旰，乾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民○珉，石之美者。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

略而不陳，懼褻也。結又補出此意，何等鄭重。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司馬

箇爾環，道理喫緊矣。醒東陵處，全在何不思昔者一句以下總發明此意。世之人類多時命之感，讀此可以曉然矣。

季主漢時善卜者。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

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帝○蟄，伏藏也；懣，煩悶也；嚏，鼻塞噴嚏。○三句喻廢久則思用。吾聞之，蓄

極則洩，閼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

無往不復。此段喻廢極則必用。僕竊有疑，願受教焉。「當復用，而終不用，故疑而欲卜。」

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卜以決疑，既已喻之，何待于卜。

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不知之深，雖喻猶疑，何可不卜。季

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蒼、枯、草

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泛言不必卜之理，下

乃轉入正旨。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昔者，謂見用之日；今日，謂處廢之

時。○思字，應上三思字，應東陵知既廢之常用，而不知既用之當廢也；季主點醒他，全在此二句。是故碎瓦頽

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蕊誰玉樹也；露蠶風蟬，昔

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鄰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

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

燐、鬼火；象白、駝峯皆美味。○六段思今思

昔現前指點，何等醒快。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暗指昔廢今用者。昔日之所有，

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暗指昔用今廢者。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

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句句與東陵之言相對。君

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一應前作收緊陪。

賣柑者言

劉基

青田此言爲世人盜名者變而

借賣柑影喻滿

腔憤世之心而

以痛哭流涕出

之士之金玉其

外而敗絮其中

者聞賣柑之言

亦可以少愧矣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會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

其中，乾若敗絮。需去聲。○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映銜外意。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

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

也！」提出欺字作主，通篇俱從此發論。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

寺，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爲欺者不寡

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欺世盜名，舉天下皆是，下歷說居官之爲欺者以實之。今夫

佩虎符，坐皋比者，皮者，皋比，虎皮也。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臏臏起之略

邪？武將欺。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名伊皋名陶之

業邪？文臣欺。○忽發兩段大議論，文臣武將，何處可置面目。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

吏奸而不知禁，法斁斁，如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

大馬，醉醇醴而飶於去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

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承上二段細寫之，借題罵世之文，得此遂爲酣暢。今子

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一作反詰語，極冷雋。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

東方生滑稽稽之流，滑稽，流酒之器，東方朔善詼諧，故有此號。豈其忿世嫉邪者邪？而託

於柑以諷邪？結出立言之旨。

深慮論

方孝孺

天道爲智力之所不及，然盡人事以合天心，即天亦有可謀處。此文歸到積至誠用大德，正是祈天永命工夫。古今之論天道人事者，多得此乃見透快。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從人事

側到天道爲一篇議論張本。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人事。

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天道。○引秦事一證。漢懲秦之孤

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人事。而

七國萌篡弒之謀。景帝三年，晁錯患七國強大，請削諸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菑川王賢

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同舉兵反。○天道。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

矣。人事。而王莽卒移漢祚。天道。○引漢事一證。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

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人事。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天道。○引東漢

魏晉一證。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貞觀二十二年，

有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觀天象，

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

○人事。而武氏則天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天道。○引唐事一證。宋太祖見五代方鎮

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人事。而不知子孫卒困於

敵國。天道。○引宋事一證。此其人，總承。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

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跌

宕。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總斷一筆，應上天人二意，關鍵乃甚緊。良醫之子，多

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跌宕。乃工

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又引醫巫，以爲不能深慮之喻，尤見醒快。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

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

此論貴豫讓不能扶危于智氏未亂之先而徒欲伏劍于智氏既敗之後，獨闢見解，從來未經人道破，通篇主意只在讓之死固忠矣，二句上先揚後抑，深得春秋褒貶之法。

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此段纔說出工于謀天而能爲深慮者，一篇主意，結穴在此。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反掉作結，尤見老法。

豫讓論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此就正意泛論起。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暗貶豫讓一流人，作一篇之冒。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讎。趙

襄子約韓魏大敗智伯軍，遂殺之，盡滅智氏之族。智伯之臣豫讓欲爲其主報讎。

聲名烈烈，雖愚夫愚

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寬一筆。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

有未忠者存焉！二句爲一篇綱領。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

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

初，豫讓入襄子宮中，欲刺襄子，被獲。襄子義而舍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于市。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

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讓曰：「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

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申讓之死固忠句。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

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

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

憾矣。襄子出，豫讓伏于橋下，馬驚，獲之。襄子曰：「子不嘗仕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亦贊

仕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

士報之。」襄子使兵環之，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持衣與讓，讓拔

劍三躍，呼天擊之，遂伏劍死。○申處死之道有未忠句。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桓，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

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智伯請地于韓康，子

欲弗與，段規曰：「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

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

而輕敵，此懼而相親，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桓子亦與之。○請規章作陪客。邾隱庇之事智伯，亦未嘗

以國士待之也，而庇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

而庇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智伯帥韓魏之兵，圍趙城而灌之，邾疵謂智伯曰：「夫從韓

魏而攻趙，趙亡，雖必及韓魏，韓魏必反矣。」智伯不聽，襄子陰與韓魏約，夜使人殺守陞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遂滅

智氏。○又請邾疵作陪客。○兩段先就他人翻駁國士二字，而豫讓可見。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

矣，國士濟國之士也。注一句，起下正論。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

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

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一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

一段代爲豫讓畫策，信手拈來，都成妙理，所謂扶危

于未亂之先，而申國士之報者，如此。

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升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安有既命爲國士，而旁觀其主，縱欲荒暴，不救其亡者乎？如此辨駁，足令九泉心服。

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

轉開生面。

彼朝爲讎敵，暮爲

君臣，覲天上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戲，面目貌。○結處忽與豫讓，無暇感慨。

親政篇

王 鑿

稽核朝典，融貫古今而於興復內朝之制，深致意焉。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則上下之情通而好偽不得蔽蔽矣。雖謂唐虞之治不可見於今哉。

湯之漆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

邦。」

分提

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

情壅闕，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閒隔，雖有國而

無國矣，所以爲否也。分疏。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

有如近世之甚者。雙承側入時弊。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閒，章奏

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虛文何補。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

使然，加此二句推出弊源。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

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

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上下不交如此。此無

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與明目達聽之治異。

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

此句爲一篇之綱。

蓋周之時

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

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玉藻，禮記篇名。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

以通遠近之情。注玉藻四句。○一段言周制。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

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一段言漢制。唐皇城之北，南三

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

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

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一段言唐制。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

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

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

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鞞，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挽

一句法變。○一段言宋制。

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

微也；自古然矣。再提三朝之象，開襯作渡。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

卽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

立言本旨，專注內朝，故特筆提清。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蓋因明初之

制，有正朝、外朝，而內朝獨缺；乃以臨御武英等殿，證合內朝，識議俱見精確。洪武太祖年號。中，如宋濂、劉

基、永樂成祖年號。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

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一段言明制。

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

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上下不交，弊日益甚。孝宗年號弘治。

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爲，而民之無

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無限感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

法孝宗，盡剗產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

之意，著緊在此。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

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

臣，凡謝恩見辭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利顏色而道之。如此，

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交泰之象，固

自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外朝內朝，雙結。如此豈

有近時壅隔之弊哉？收盡通章。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

亦不過是而已。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劈手便疏經字，旨下三段。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

主於身，謂之心。心性命三字，爲一篇之綱領，心字又爲三句之綱領。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

六經不外吾心，
吾心自有六經，
學道者何事遠

乘返之於心，而六經之要取之當前而已。足陽明先生一生訓人，一以真知真能根究心性於此，記略已備具矣。

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一段，提出心性命。

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二段，乃推出四端五倫。

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

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三段疏出六經。○心性命

之論，了然洞達，凡三見而不易一字，斬盡理學葛藤，下乃歸到尊經之意。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說六經而歸之于我心，纔得爲實學。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

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一言志吾心，卽所以爲經，一言求

之吾心，卽所以尊經，分作兩層，說得至平至易。

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

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一喻。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處處不脫吾心二字，兩語爲一篇關鍵。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卽前喻再喻。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爲窶巨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卽前喻再喻。○只是一喻翻別，愈折愈醒，可爲不知尊經者戒。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感歎不盡。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

謂賊經；

舉亂經、侮經、賊經三項，正與尊經相反，惡似而非，不可不深辨也。

若是者，是并其所謂

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仍點前喻掉轉尊經勁甚快

甚。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

山名，在越城內。

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

南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

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

纔點出尊經閣。

曰：「一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既不

獲辭，則為記之若是。

入題，只此數語。

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

則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已。

仍歸心上作結。

象祠記

王守仁

傲弟見化于舜，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尉安君，

從象祠想出從
來未經人道破
嘗與柳子厚毀
鼻亭神記參看
各關一解，俱有
關名教之文。

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提出
毀字發義。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波折。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

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
祀焉，舉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_率之祀，唐之人，蓋嘗毀之。
應毀之句。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

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故爲疑詞，跌起自己一段議論。

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劉向說苑：愛其人者，兼愛屋

上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爲舜，非爲象也。推出祠象之由，奇確。意

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承爲舜句，推出此意，獨闢見解，名論不磨。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

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
久也。以上從舜德看出當祠，以下從象化看出當祠。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

之不見化於舜也。始終二字，伏後斷案，化字，是立論本旨。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

諧，和也；烝，進也；乂，善也；格，至也；言舜遭人倫之變，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

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允，信也；若，順也。

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

諧。

奇思翔解。

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

化於舜矣。

一證。

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

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

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

再證。

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旣死而人懷之也。

落到象祠上。

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

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

之人也。

推開一筆，下急收住。

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苗之奉

之也，承象之終也。

一篇大議論，只就此二語結盡。

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

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

猶可以化之也。結出勉人正意。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

一僕將之，任過龍場，

正德二年，先生以兵部主事，疏救戴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投宿土

苗家，予從籬落閒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

安頓一筆有情。

先生罪謫龍場，自分一死而幸免於死，忽觀三人之死，傷心慘目，悲不自勝，作之者固爲多情，讀之者能無淚下。

明早，遣人覘諳平聲之，已行矣。

博

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

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

一吏目死，獨作揣摩妙。

薄

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

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敘三人之死，作一機寫法。念其暴骨無主，將一童子持畚木鍤，往瘞之。瘞，埋也。二

童子有難色然。亦懼死邪？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傷情處，只在此一語。一二童

閔然涕下，請往。自然感動。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孟，子○

孟，飯器。

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繫衣何人？繫何人？」

不識彼之姓名。

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

仁也。

先告以己之姓名。

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

山之鬼乎？

先作疑訝。

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

也；爾亦何辜乎？

再作悲憫。

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

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

呼傷哉！

爲五斗喪身，又益以爾子與僕，言至此爲之悽絕。

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

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升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拔

班

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

中，其能以無死乎？

瘴癘固能死人，憂鬱之死人更甚。

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

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

前云益以子與僕，此云不謂子與僕，婉轉情深。皆

爾自取，謂之何哉？

繼茲五斗而來，又不勝其憂，非自取而何？

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

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

之虺，毀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

爲心乎？

一反一轉，有非常苦心。

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

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

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

有情歸之無情，深於學問之言。

吾爲爾歌，爾聽之，歌

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

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

恫。』

通○言雖身處異鄉，總同在天之中，不必悲也。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

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

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

灑

灑落落，足以慰死。

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

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精誠可以格幽冥。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

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秦圍趙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

平原君遺書公子，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留軍壁鄴；平原君使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

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公子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夷門監者侯生，致公子請如姬竊兵符于

王之臥內，公子嘗爲如姬報其父讎，是盜兵符與公子，奪晉鄙軍，救邯鄲，存趙。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

陵也。一句立案。夫彊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

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

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

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

諒信陵之心，暴
信陵之罪，一層
深一層，一節深
一節，愈駁愈醒
愈轉愈刻，詞嚴
義正，直使千載
揚謝之案，一筆
抹殺。

奚不可者？先論六國大勢，明信陵救趙之功，欲擒先縱，此寬一步法。

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一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

一語振定主意。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提清。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

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

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

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層層駁入。使

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必不救，使趙無

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又反證三層，更醒。則

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

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議論刺入骨髓。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

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

魏王也？又設一難以詰之，信陵真難置喙。

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又生一枝節

以爲後半篇議論張本。

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

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一段代爲區處反筆敲擊，愈讀愈快。

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作一總收深

明信陵之非使之無地逃隱。

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

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同相久矣。穰侯、秦昭王相，魏冉、婁卿、趙孝成

王相，解其相印與魏齊亡。○引戰國時事作陪襯，見列國無王，習已成風，波瀾絕妙。由此言之，信陵之罪，

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深一層說。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

深文。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深文。

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上因罪信陵而並罪侯生如姬，此處又以罪魏王作波瀾，

洞映帶，議論不窮。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而信陵不忌魏王之徑請之

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

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插喻巧妙。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

立此二語，漸收拾前文。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

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

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

有王，王亦自爲贅旒也。如此立論，方是究根到底。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

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兩語雙結，全局俱振。春秋書「葬原仲。」「

葬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莊公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友即季子也。如陳

私行也。原仲，陳大夫。隱公四年秋，葬帥師。葬，魯卿羽父也。宋公乞師，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書葬

原仲」以戒人臣之植黨。書「葬帥師」以戒人君之失權。此聖人之深慮也。○結意凜然。

報劉一丈書

宗 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

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謝饋遺。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

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謝念及其父。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去聲，位去聲，語去聲。不才

相愛情深，方有此語。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提過。至於不孚

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二句伏後案。

是時嚴介溪攬
權俱是乞哀昏
暮驕人白日一
輩人，摹寫其醜
形惡態可爲盡
情，末說出自己
之氣骨，兩兩相
較，瀟灑不同，清
濁異質，有關世

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

借孚字一轉，生出無數議論。

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

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

人又不即出見；摹寫極有致。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

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

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曲筆一接，刻畫盡致。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

櫛，職○盥洗手櫛梳髮。走馬推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

可發一笑。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厲聲不堪。客

心恥之。至此亦覺難受。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

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故意描摹。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

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

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疊句妙。然後命吏納之，則又

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歷敘醜態如畫。出揖門者曰：「官人幸

顧我，他日來，幸勿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

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寫馬上兩厚我急語神情

逼脅。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

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以冷語結前案。長者謂僕

能之乎？以下乃言不孚之病。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去聲。道

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

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

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一段道出自己氣節，以少勝多，筆力峭勁。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先提清吳山。

作記，因贈圖而
知令之不能忘
情於民，因記圖
而知民之不能
忘情於令，婉轉
情深，筆墨在山
水之外。

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尙有西子

之遺跡。茲將靈巖獨另寫妙。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尙方支硎，刑皆勝地也。而太

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太湖又另寫妙。

○以上敘次山水作兩番寫錯落多致。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

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班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

者，繪吳山圖以爲贈。敘出圖山之由。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

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

殃而有辱也。忽起一筆，文情排宕。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

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頓。而君則亦旣去矣，何

復惓惓於此山哉？又拓開一筆。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

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

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借魏公美用晦，絕妙引證。
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點作記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結有餘韻。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

英○浮圖釋氏之稱；文瑛僧之號也。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名舜欽宋

人。滄浪亭地也。我明來歷。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

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唐末據

杭州梁封爲吳越王，諡武肅，傳國四世，至宋太祖時入朝國亡。○先行追溯其源。廣陵王名元璩，鏐之子。鎮吳

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迤淮南納土，入

趙宋。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遺跡在蘇州府學東南。最後禪者居之，此滄

浪亭爲大雲庵也。亭變爲庵。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

忽爲大雲庵，忽爲滄浪亭時，變易已足喚醒世人，中間一段點綴惡弔之感，黯然動色至末一轉，言士之垂名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不在乎亭之猶存也。此意開人智識不淺。

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庵復爲亭，下發感慨。

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

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

矣。庵與亭何爲者哉？合挽庵與亭一筆，寫得淡然。雖然，錢鏐流因亂攘竊，保有吳

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頓

竇。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繳轉。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

不與澌斯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澌，冰釋也。○一篇曲折文字，主意只在此一句。文瑛讀

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爲滄浪僧云。一點睛。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名鍊，字純甫，會稽人。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

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先生抗疏言嚴嵩父子悞國請戮之以謝天

先生生平大節，不必待文集始傳，特後之人誦

其詩歌文章，益足以發其忠孝之志，不必其有當於中聲也。此序深得此旨，文亦浩浩蒼涼，讀之凜凜有生氣。

下，詔榜之數十，謫出塞外。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橫插一句妙。已而君纍然攜

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

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

馘，國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

所控籲。預○曠職冒功毒害生民，今古一轍。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

十日菅姦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指上一段言。數嗚咽歎歎，而以其所憂鬱，

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卽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出詩文之有樂多少曲折。君

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

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宰執帥府恨先生切骨，竄名曰進教中，戮於邊。

○先生罪名千載，全從此禍得來，未足爲恨。

君既沒，而一時閭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諭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

于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出作序意。茅子受讀而題

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喝一句。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

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

不可勝數。升數。上聲。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

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

刪詩不必皆中聲，獨見其大。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

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

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上引小弁巷伯，此引屈原伍胥諸人，俱以孔子

夾寫正極力推尊處。

君旣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

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

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三十二字，作一氣讀。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

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應遺字收。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一結有餘波。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為信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

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使其從者懷璧從徑道亡。完璧歸趙。〇劈

相如完璧歸趙一節至今凜凜有生氣，固無待後人之訾議也。然懷璧歸趙之後，相如得以無恙，趙國得以免禍者，直一時之僥倖耳。故中間特設出一段中正之論，以為千古大臣保國保身萬全之策，勿得視為迂談而忽之也。

手一斷。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情，謂詐趙之情也；秦非欲謀趙，其情止欲取趙之璧。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予璧，畏也；復懷以歸，挑其怒也。〇此段言止有予與弗予兩說，不當既予而復

懷歸。

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

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

相如謂趙王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此言趙弗予璧亦無所曲以辨其

趙不許曲在趙之說。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

予城。秦王從相如之言齋戒五日，設九賓禮於庭，引相如受璧，勢不得不予趙城也。○作一颺。璧入而城

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

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

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既不可以城易璧。大王弗予城，而給臺上聲趙璧，以一璧

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又不可以璧易信。秦

王未必不返璧也。此段代爲相如畫策，璧可以還趙，而直亦不在秦。

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

令秦王怒，而繆相如於市，武安君秦將白起十萬衆壓邯鄲，寒而責璧與

信。邯鄲趙都。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

於壁也，天也。」言相如歸壁，而獲全無害者，乃一時之微幸，非人力也。若其勁澠池，趙王與秦王

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筑，是勁澠池也。柔廉頗，相如一日位在廉頗之右，廉頗蓋爲之下，欲

辱相如，相如嘗畏避之，廉頗爲之負荊謝罪，卒相與驩，是柔廉頗也。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

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餘波作結。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雞屢試輒蹶。通篇從數奇二字著眼。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

文長固數奇不
偶然而致身幕
府爲天子嘉歎
不可謂不遇矣
而竟抱憤而卒
何其不善全乎
非石公識之殘
編斷簡中，幾埋
泥千古矣。

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箕才其品，固足增重。會得白鹿，屬祝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

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應數奇一結。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接屢試輒蹶。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

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

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所見至此作一氣讀。其

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

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詩評新確。雖其

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國而事人者所敢望

也。巾幗，婦人冠。○文筆極抑揚之致。○此段論其詩，是袁石公之文，卽是徐天池之文，悲壯淋漓，睨一世。文有

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并論其

文。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

其名不出於越，悲夫！總承詩文一結，正見數奇不偶。

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挽詩一句妙。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

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并論其書。閒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

并論其書。○文長詩文字畫皆自性中流出，不假人工雕琢者也。

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

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

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極寫不可一世之狀。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

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嘗爲玉碎無

爲瓦，全可傷復可痛。

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又挽詩文妙。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

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

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數奇不偶，一語收住。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

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閒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

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

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

議論隨敘事而
入感慨淋漓激
昂盡致當與史
公伯夷屈原二
傳並垂不朽。

遇哉？
「生則見知於君臣，沒則見重於後世，身雖不貴，未爲不遇也。」
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
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無之而
不奇，斯無之而不奇雖也。悲夫！
貴語亦極咏歎之至。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
來歷。
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閣廢祠之址以葬之，且

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
點墓碑。
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
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
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
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史公云：「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良然。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

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吳民好義如此。緹題騎按劍而前，問

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擊也。扶而仆之。扶，擊也。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毛姓名一驚。

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

呵，則諫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一時義勇如見。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

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點五人姓名。卽今之僇

然在墓者也。句皆甚。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

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

豆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寫五人凜凜若生。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文情開

容。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

故哉？此言五人之死善爲尤難。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

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遂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

之出，而投繯，注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園宗卽位，謫魏忠賢鳳陽看皇陵，忠賢行至

早戒，知不免誅殛，因自經死。○此言五人之死，關係頗爲不小。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暗指魏黨。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

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

死，輕重固何如哉！

將此輩與五人，兩兩相較，尤妙在不說煞。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僕於

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

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言五人至今猶

生，誰謂五人之不幸哉！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

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反

掉一段，文勢振宕。

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

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點出作記意。

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點出賢士大

精校評注古文觀止 卷十二

夫，應起作結。

四八

上海圖書館藏書

精校評注古文觀止卷十二終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四版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 (全二冊)

◎ 定價國幣九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校勘者 王文濡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7091B



(11610)